

超
超
著

小
雪



M4
I246.57
375

雪 小

著 超 超



3 2169 6207 0

小雪目錄

第一章	一個窮讀書人	一
第二章	老畫師	一九
第三章	俏女媽	三九
第四章	三角戀愛同盟	五九
第五章	小友	七六
第六章	錢慾和色慾	九一
第七章	兵	一〇
第八章	父子	二八
第九章	兩種夫妻的結果	四六

錄 目

第十 章 尾 聲 一六五

小雪

第一章 一個窮讀書人

「綠楊樹下青草場，四季花開紅白黃，快樂活潑，來來往往，有許多金魚黃鳥，白兔黑羊。哦！這是我的快樂鄉。」慈宗小學校裏許多小孩拍着，跳着，

笑着，唱着，在草地上團團轉。單有一個孩子遠遠離羣地站在牆角邊，兩隻手

不住弄那衣襟，一聲也不哼。女教員邵貞如招手道：「小雪！來啊！」許多

小孩也齊喊道：「小雪！來啊，來啊！」那小孩兀自遠遠站住，紋風也不動。貞

如跑過去，拉他的手道：「快去唱歌。怎麼不來了？病了麼？」小雪搖搖頭，

不由的跟着貞如走到小孩團中。早有兩個小朋友——海明愛文——一人拉他

一隻手，叫他唱，叫他跳。一會兒，唱畢跳畢，小雪活潑了好多，和大衆捉迷藏遊

戴。早聽得堂上一陣鈴聲散學了，嘻嘻哈哈，大家一窩蜂跑出。小雪聽見這一陣鈴聲，不由的回復他先前的態度，慢吞吞一步挨一步，走到堂上，提了書包，低頭回去。

屋簷下立着三個教員，指點一班學生說笑。貞如見小雪的樣子，歎口氣，向旁邊一個男教員何友仁道：『可憐的小雪，遠不及進校時活潑伶俐的可愛了。』友仁道：『正是。我疑他必有緣故。不然，小孩子天真爛漫，決不會有如此情形。』又一位女教員沈禱莊道：『我們何妨考察一下子，究竟他是爲什麼緣故？』貞如道：『我也這般想。大家留心罷。再不然，請校醫來檢查體格，難道他真個有病麼？』忽然有一人指道：『那不是小雪的母親走過麼？我們叫住問問她。』禱莊道：『好好！趙升，你去叫住她。讓我們和她談談。』趙升跑到門口，喊住小雪的母親許四嫂，帶她進來。

四嫂朝着衆人叫了幾聲先生。貞如道：『剛纔散學，你見小雪麼？』四

嫂道：『沒有。』貞如道：『我看你的兒子有點病了，終日不高興，和來的時候

大不相同，你覺得麼？』四嫂道：『這是諸位先生過於疼他的緣故。我看他

毛病是沒有的，飯能吃，睡覺也安穩，祇是不高興點，不知道小人兒存的是什麼

心理？』靄莊道：『你不要以為爲小孩不快樂是一件稀鬆的事！要知道頑鬧

跑跳，是小孩的天真；他那種老成的樣子，是把天性泯滅了，這是大忌。你們做

父母的應當格外注意纔是。』四嫂道：『承先生們的看顧，待我回去慢慢的

開導他，叫他總要聽先生們的話，讀書用心，不可懶惰。』友仁道：『不是這麼

講。我們並不是命你回去教訓他。他讀書是很聰明，做事也很勤懇，我們的

話他很依從。因爲這樣，我們愛他，又愁他，要你做母親的用天性的愛去愛他，

不可視如路人。我看你適纔的情形就不對。別人的母親走過本校門口，一

定要朝裏望一望，看他的兒女在裏面幹什麼事。這是一種不期然而然的表示。你呢，就不是這種情形。走過校門，頭也不轉。若不是我們喊你，我料你心裏還不覺得有你的兒子在這裏哩。」衆人道：「是呀！所以我們要問你，究竟他是爲什麼情形成了這種樣子。同時也要勸你用方法解他的憂悶。」

許四嫂聽了先生們的話，有幾句什麼天真，什麼天性的愛，有點不大明白；祇得含糊答應道：「我知道了。」別過回去，不半里路，已到了自家門口，一脚踏進，見小雪抱着兩歲的小妹妹阿鈴坐在小板橋上，旁邊立着五歲的妹妹小香，還有一隻小狗阿花蹲在腳跟前。四嫂忙向小雪手中接過阿鈴道：「小寶貝！小寶貝！娘回來了。」走進房中，小香跟住四嫂吵東西吃。四嫂罵道：「小鬼滾開！我一眼也不要看！」小雪道：「妹妹，這裏來，我和你頑。」小香走近小雪面前。小雪道：「妹妹，你見媽有東西買來沒有？」小香道：「有

的。只是不給我們吃。」小雪不語，低頭看狗，狗睡着了。小香道：「哥哥，我要聽你唱歌呢。」小雪唱道：「蟲兒鬥，雀兒飛，飛到田間吃白米；大的飛了去，小的在屋裏。」唱了幾遍，聽他的母親已在床上和阿鈴睡着了。小香伏在椅子上發睡。

天時漸黑，街上行人脚步慢慢的稀少，日間一片鬧市聲沒有了；牆角秋虫唧唧亂叫，幾陣晚風吹得紙窗窸窣地響。小雪打了一個寒噤，禁不住立起身來，摸進裏間床上，在四嫂的脚後卷做一堆，隔了多時，朦朧雙眼，正要沉沉入睡，耳壁廂猛聽得外間撲通一聲。一人喊道：「囉哨！」接着小香哇的哭了。四嫂驚醒道：「誰？」那人道：「是我！誰在這裏挺屍！」四嫂道：「酒鬼回來了。」雪兒已知道是他的父親，歡喜道：「爹爹！」外面那人應了一聲，口中朗吟道：「屈蟻求仲日，低眉忍辱時；勸妻莫我笑，問友有誰知。」一步一斜

竊進房，一倒身在小雪身旁睡下了。四嫂道：「外間小香哭，你還不哄她進來睡。」小雪烏黑地摸出房，哄他的妹子進來，大家睡下。

四嫂翻來覆去睡不着。一時阿鈴又醒了，哭着要乳吃。四嫂一面喂乳，

一面罵道：「終日昏天黑地，在酒缸中洗澡，也不曉得幹一些正經事。前天好

容易借到五塊錢，不上兩天就胡用完了，這日子叫我怎樣過！」氣上心來，一

蹬脚蹬不着丈夫，却蹬着小雪的屁股。小雪哭道：「媽！是我呀！」四嫂道：

「你喊你的老子醒來，我要問他！」小雪道：「爹睡着了。」四嫂道：「你捶

他醒來！」小雪道：「讓爹睡一會兒再喊他。我不敢捶他，他要捶我呢。」

四嫂道：「好好！你不替我弄他醒來，我不給你晚飯吃！」小雪無奈，推了他

父親兩下，仍舊呼呼地睡着。四嫂一骨碌起身，在那人的大腿上猛搯一把，道：

「泣衫！你死了麼！」

泣衫啊呀一聲，醒來道：「火起麼？火起麼？」四嫂道：「嚼蛆！你買的米呢？」泣衫道：「米沒有。」四嫂道：「錢呢？」泣衫道：「錢沒有。」四嫂道：「難道又要餓一頓麼？」泣衫道：「沒有法子。我也餓得肚皮和脊梁打官司哩。」四嫂道：「你酒吃飽了，還覺得餓麼？你和誰吃酒來？」泣衫道：「左不過張桂生曹和尚那班人。」四嫂道：「咦！你還和這班人厮混！這班人沒一個正經貨！」泣衫道：「你懂得什麼！屠狗英雄，市井中正多好漢。老實說，我也不把他們當朋友看待。興發時拉他們去大嚼，那種粗鹵坦率的舉動，士大夫所遠不及，倒覺得可愛，使我可以多灌幾盞子酒。那時我是把他們當作我的下酒物哩。」四嫂道：「奇怪！不拿瓜子花生下酒，却拿人下酒！我們娘兒們不是人麼？何妨拿我們來下酒，大夥兒也可以叨擾你幾盞。」泣衫道：「一見你們，就要生氣，那裏能下酒呢？」四嫂氣極，不理他，自去端正

夜飯。不一會搬出來，叫起小香和小雪吃飯。泣衫跟着出來，道：「你剛纔說沒米，這是那裏來的？」四嫂道：「我料你這人靠不住，你出去後，我往妹妹那裏借了兩角錢來，糴了一升米和點小菜。」泣衫作揖道：「多謝，多謝！」四嫂瞪了他一眼。泣衫看見棹上擺了一塊霉腐乳，一盤瓜姜，一堆醬豆兒，連說道：「好極，好極！」搶過一粗碗飯，伏案就吃。三人不禁笑起來。飯罷，收拾睡覺。

次日早晨，天尙未明，泣衫已在枕上張開兩眼，朝天望着，心中算計銀錢，委實沒有辦法，祇好走那條老路長生庫中跑一跑再說。挨了兩個鐘頭，街上已有叫賣的菜担，來往的車聲，起身往箱中取了幾件舊衣，打了一個包裹，挾在手中，臉也不洗，招呼四嫂一聲，邁步出門。正在跨門檻的當兒，門外走進一個人來，曲背彎腰，是他的父親畏甫。泣衫祇好縮身進屋，讓他坐下。畏甫看了兒

子兩眼，問道：『你一清早往那裏去？』
泣衫道：『想去弄幾個錢來。』
畏甫

歎道：『你總是這種樣子。這豈是長久的法子啊！』
泣衫道：『沒法，祇好如此。』

畏甫道：『你且不必往別處去。我和你出去走一轉再說。』
小雪呢？

泣衫道：『還睡着。』
畏甫道：『喊他醒來，我們一起出去，書包帶了走，回來不必再到家，就往學堂裏去罷。』

泣衫進房，喚起小雪。三人出門，就在巷口一家小麵館中叫了三碗麵吃着。

畏甫道：『你也應該去託託朋友尋一點事情做做，難道說不想生機麼？』

泣衫道：『朋友未必肯照應我。』
畏甫道：『你不去求他們，何以知道他們不肯照應你？』

不要再強性了。我們做父母的，

一時不望你贍養，難道這班兒女你也忍心使他們受餓嗎？』
泣衫低頭不語。

畏甫吃完麵，懷中取出幾張鈔票遞給泣衫道：『你且拿去用。』
泣衫一手接

過，瞧瞧父親鬚髮已白，不覺一股熱淚欲衝上來，勉強捺住，說道：『我今天且去

託幾個朋友再說。」畏甫道：「那纔是了。」會過麵鈔，給小雪兩個銅元，道：「下半年散學回去買東西吃。」小雪也接過。畏甫道：「你們去罷。」

小雪進學校。泣衫自回家，將錢交給四嫂，心想父親的話也是不錯，我且出去試試看。披件馬褂，走出大街，轉了幾彎，到一家停住。那家門口銅牌上

鐫着「金公館」三個字。泣衫用手在電鈴上一捺，裏面有人開門出來。泣衫

道：「老爺在家麼？」那人道：「在家。」讓了進去，獻茶烟畢，屏風後走出一人，

含笑拱手道：「泣衫兄！幸會，幸會！」泣衫立起，抱拳作答。彼此坐下，寒暄

幾句。泣衫道：「不瞞你，倉齋老哥說：兄弟此來，一為拜望，二為近來生活問題，

極力與環境奮鬥，着着總歸失敗，不得不驅我到你老哥府上來，求你幫我一次

忙，在機關裏替我安插一下子。」倉齋道：「怪道許久不蒙惠顧的老兄，今天

居然肯下臨寒第，原來為此。」泣衫道：「你我總角之交，不在乎形跡。我的

疎懶，你知道的；今天若不爲此事，我不到你這裏來。」倉齋笑道：「可不是你自己說了。」泣衫道：「此原是實情，何必諱言？」倉齋道：「正因你說，爾我總角之交，所以我有一言奉告，此舉殊可不必。」泣衫道：「何故？」倉齋道：「做官有做官的經絡，不是讀幾句死書的書獃子所幹得來。任你是學富五車，不懂公事的手續，也是枉然；稍微有點不對勁，那上官的臉孔纔難受哩。所以我勸你既有志於仕途，還須練習一下子來纔行。」泣衫道：「你說什麼？叫我練習麼？」倉齋道：「所以……你老兄盤盤大才，實不配屈居下乘，與我輩爭斗粟之祿。」

一陣狂笑，笑得泣衫霍的立起身就走。倉齋拉住道：「許久不見，你仍是這般脾氣！」泣衫道：「莫留，莫留！我還有別事。」拂袖逕自走了。倉齋笑着，搖頭進去。

泣衫走出金公館，看店舖中的時鐘指着十點，急急忙忙又趕到一所高大洋房門口，上面輝煌耀目四個大金字——大公銀行。推門進去，問知行長還未來，坐在椅上，等了半個鐘頭，外面叮噠幾聲，一部包車飛也似的跑來，車中走出肥頭胖耳，既矮且粗的一尊人物，口含雪茄，手執行杖，搖搖擺擺進來。泣衫從玻璃窗中望見，認得是此地的行長，幼時的同學王少度來了，趕前去招呼道：『少度大哥。』少度睜細雙眼，認了半天，道：『噢！泣衫弟麼？』好好！請裏面坐，請裏面坐。』一推一讓，將泣衫讓進會客室裏一張沙發上坐下，笑道：『近來作甚麼消遣？天氣雖交秋，還熱得很！老弟近來有幾位少君？幾歲了？幾位千金？出開了沒有？老伯好嗎？府上還住在老地方嗎？』唉！這幾天的時局真不好，北方又要起風雲哩！西湖上雷峯塔塌了，這正是一件稀奇的事呀！』泣衫——一作答，見他噤完了，不免將剛纔對倉齋所說的一番

來意向他述了一遍。少度一面側耳很恭敬的聽着，一面連道：「豈敢，豈敢！」將雪茄重重吸了一口，兩縷烟從兩個鼻管裏慢慢的出來，說道：「承老弟的惠愛，以此見矚，實在是榮幸之至。講到物色一二位置的事，這是於人有益，於己無損，我愚小兄何樂而不為？不瞞你老弟說：在商言商，我能力所及，亦祇限於此區區一隅彈丸之地，這豈是老弟高展驥足的所在呢？萬不配，萬不配！而且粥少僧多，行中本來只用二十個人，前任手裏添了四位，照我的計算，十六個人已儘夠了，其餘八人實在是可以裁去的。若是裁去呢，一則是多年的朋友，二則他們並無過失，使我從何下手？爲這事，董事部還有人埋怨我行長不會放點手段出來。此中苦楚，真是「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泣衫弟，你看我自從進行以來，身體不是已瘦了許多麼？種種爲難的地方，實在沒有精神對付得下。我有時恨起來要辭職，自罵自道：「飯是不得不吃，命也是不得不

要的。」泣衫弟，你以為然否？」泣衫被他長篇大套的一陣聽呆了，忙答道：「不錯。辭職是不錯。」少度道：「唉！談何容易呢！董事部既說我不會放手段，又不肯放我走，四處挽人出來攀留，我這真是沒有法子，真叫我左右做人難——來啊！」泣衫嚇了一跳。外面走進一個僕人，少度對着他說道：「你去和文書課裏張先生說，叫他不要性急，再等一歇。」又看一看手錶，「啊呀！十一點多了！我就來，我就來。我過一分鐘就來。你說行長見客，客人沒有走，過一分鐘後就來。你懂麼？快走，快走！」僕人諾諾而去。泣衫立起身道：「我要走了。」少度笑拉道：「好兄弟，難得見面，何必忙呢？」泣衫走出少度躬身送到大門口，深深地鞠了一躬，道：「對不起，對不起！改日請過來談談。」

泣衫懶住一口惡氣，別過少度，仰着頭望天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心想：「再

往那裏去呢？左右不過是這番情景。舉世何人是鮑叔呢？一脚跨進一家酒店，大聲道：『燙一碗花雕來！』酒保端上酒菜，安排杯箸。泣衫坐下，一時性起，連喝了八大碗，猛然想起，伸手向袋裏一摸，叫道：『啊呀！』原來早晨畏甫給他的幾張鈔票，已全數的交給他的妻子了，不覺有點不得主意起來。忽聽得一陣大笑聲，一個滿嘴鬚鬚的和尙，披着一件海青，宛如大蝴蝶般直飛進來，道：『大先生！阿彌陀佛。怎麼你到這裏來喝酒？』泣衫笑道：『和尙念佛，倒是第一次聽見。』曹和尙道：『這幾天豈但念佛，並且敲木魚呢。中元節邊，和尙門市得很，賊禿癩痢全拉去充數。我也拜了幾日什麼坐梁皇，坐得我屁股發脹，喉嚨發癢，偷着出來潤潤嗓子，不想遇見了你！』泣衫道：『恭喜發財了。』曹和尙道：『自然。』懷中取出一塊望桌上一丟，鏗的一聲，又笑道：『這次酒鈔我付。』轉身向酒保道：『另外再給我們燙兩碗來。』二

人就一碗兩碗的對喝起來。曹和尚道：『我索性不去了，我們痛飲罷。』泣衫自謂酒量不弱，從不讓人，連道：『好好！』跟着他，一碗一碗的對照，那先前的八碗悶酒已在肚中發作，直吃到傍晚時分，實質的支撐不住，借着小便，奔回家中。四嫂陪着一個女客閑談。泣衫直搶進來找小雪。小雪坐在床上，雙手鉤住父親的頭頸道：『爹爹，爹爹！』泣衫雙手抱住小雪，答應幾聲，猛然大哭起來。

女客向四嫂道：『姊夫又醉了。』四嫂道：『芳湘妹，你姊夫爲人，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如此，真令人無法可施。』芳湘道：『你勸勸他纔是。』四嫂道：『他理你的勸麼？吃醉回來，不罵人就是天大的福運了。』芳湘道：『你們公婆也不說他麼？』四嫂道：『現在彼此分居，各門各戶，兩不相犯，冷眼看我們罷了。』芳湘道：『如此說來，你家骨肉間也冷淡的可怕了。』四嫂道：

「父子還稍微有一點情，母子真不對勁；婆婆口口聲聲說是我做媳婦的挑唆男的不孝順。天曉得！我何曾有此心呢？」芳湘道：「做兒子的不好，在媳婦身上出氣，十家有九家如此。所以中國的家庭要改良。」四嫂道：「你在學堂裏念書，一開口就是改良；我看一萬個改良，總敵不過金錢二字。只要有錢，什麼事情都好辦；兒子也不錯了，媳婦也孝順了，諸事和平，一無風波。」

芳湘道：「你們被大家庭驅逐分離以後，記得有一個老畫師很照應過你們，現在他到那裏去了？」四嫂道：「不遠，一出城就是他家。他貪着湖邊的風景，搬到那裏去住了。」芳湘道：「這老畫師一副慈祥面孔，見了就令人敬愛。」四嫂道：「正是呢。我們小雪尤和他好。當初住在我家隔壁的時候，小雪終日在他跟前搗他的鬚子，和他鬧頑笑。他也頂愛小雪花，常和泣衫說：『你的兒子是很有根基的，不可辱沒了他。』」芳湘道：「小雪讀書却是很

聰明。」四嫂道：「聰明二字混得來飯吃麼？他的老子，你們都讀他聰明；我在家裏時，爹爹天天說他前程未可限量。現在呢，如何？却應了「一筆通天，餓死灶前」這句話呢。所以我不歡喜雪兒，就爲他聰明太過。」芳湘笑道：「你的意思正如老蘇所說：「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了。」四嫂也笑了。

芳湘站起身來要走。四嫂道：「胡亂在此地住一夜罷。」晚膳畢，在外間架起一張板床，喚醒泣衫，命他到外間去睡。泣衫醉眼朦朧，向芳湘點了點頭，也不說話，自去睡眠。這裏姊妹兒女在大床上擠下。小雪掬出兩個銅圓交給四嫂道：「這是早晨爺爺給我的，我沒用。媽！替我留着罷。」四嫂道：「誰沒見兩個銅圓，巴巴的獻給我！看你爺有錢給你，我沒錢給你。」芳湘道：「姊姊，你又錯了。孩子們曉得儲蓄，不捨得用，正是他的好處，怎麼你反說

他呢？」

第二章 老畫師

一日清早，鳥雀兒吱吱喳喳的叫，似雨非雨的滿天霧氣，路上行人斷斷續續，遠沒有熱鬧，鄉下人一担一担挑着新鮮蔬菜趕市。幾輛人力車慢騰騰的從小巷裏拉出來，有幾輛坐着人，堆着箱籠什物，如飛的往火車站去。店舖中有幾家門已半開，裏面伙計們歷歷碌碌收拾店面；豆腐店裏的驢子，尙一步一蹶繞磨子作苦工；肉店裏殺豬聲叫得可怕；吃食店裏有熱氣蒸騰出來。有幾桌人在小茶店喝早茶，大半是赤腿的苦力。遠遠紗廠中的汽笛，嗚嗚的放了第二遍催開工的聲音。這條街上一帶雪白粉牆，牆上有『慈宗小學校』五個字；兩扇黑漆大門，呀的一聲開了。趙升提了一把掃帚出來，向天一望道：

「不湊巧！偏是禮拜天，偏要下雨。」茶店窗洞裏伸出一個頭道：「趙伯伯，早啊！喝碗茶去。」趙升道：「阿二哥，你吃罷，我不吃了。別人逢禮拜快活，我逢禮拜倍忙。」阿二道：「今天你們裏面的先生們遊湖嗎？」坐船呢？坐車呢？若是坐車，我拉去。」趙升道：「說不定；要去，我再來喊你。」阿二道：「曉得了。」趙升一帶一帶的將門口掃淨，又到課堂裏，會客室，庶務處，各方收拾清楚，搬到廚房裏，舀了一盆水洗臉後，到門口買一條油炸燴，一塊尖角餅，回自己房中去先行充飢吃着。裏面有一個女人的聲音道：「趙升，趙升！」趙升道：「來了，來了！」原來是伺候二位女先生的陳媽。陳媽問道：「天晴麼？」趙升道：「似晴非晴，似下雨又不像下雨。」陳媽走出，低低向趙升道：「邵先生急死了；天未透亮，就在玻璃窗裏問我道：『天晴麼？』她今天又不知要到那裏去樂一日呢。」趙升道：「昨天地方逼裁縫司務將她的衣裳要

趕晚飯前做成，我來回跑了七八趟。」
陳媽道：「你猜猜看，今天她往那裏去？」
趙升道：「我那裏明白這些？」
陳媽點頭道：「我倒有點曉得。」
俯首在趙升耳邊唧唧了一陣。
趙升繚繚眉頭道：「胡說！」
陳媽笑道：「你瞧着罷。」
聽見裏面有叫人的聲音，就跑進去。

邵貞如端端正正坐在椅上。
陳媽趕忙拂拭床鋪，揩抹棹椅，盥臉水，倒痰盂，端正稀飯。
貞如對鏡梳頭，足足花去一個鐘頭。
吃過稀飯，換上一套灰色呢曦衣裙，套上手套，登上高跟皮鞋，又對鏡端詳了一會，纔一手提着銀絲小鏡袋，一手執着一柄粉紅花邊涼傘，咯吱咯吱的走出去了。

陳媽替她將房門鎖好，自去做工。
過了幾個鐘頭，只見趙升挾着一本黑皮硬面的簿子走進來道：「你照應門戶；我要禮拜去了。」
陳媽道：「你去罷。」
趙升出門，轉了幾灣，向一所半中半西的房子走進，門口牆上有三個大字——

真神堂。趙升到裏面已黑壓壓擠了一堂的人。台上一位豬頭臉的牧師，指手畫腳宣講基督耶穌的聖道。趙升找他向來坐的所在去坐。禮拜堂中雖說是不分貧富，一律平等，而無形之中，階級限制很嚴，只要看他們的坐位，就可以推測一斑。頂前面一帶座位，是出風頭的婆子們坐的；中間幾排椅上，是西洋式的先生，油頭滑腦的學生，夾着幾個駝腰曲背的老古董；右邊一帶盡是亂髮蓬鬆的女學生；女學生的後面，有十幾個苦惱的貧婆；左邊一帶，前面幾張椅是穿竹布長衫坐的；中間是穿短衫坐的；最後是泥腿赤脚的苦工。其中貴賤高低，顯然分別。坐在正中的，決不屑坐到旁邊去；坐在旁邊的，斷不敢坐到正中來。趙升呢，當然沒有坐在正中的權利，却還有坐在左面中間的資格。當時挨身進去，朝一人點點頭，貼着他的身旁坐下，隨大衆唱詩祈禱，聽牧師的教訓。

牧師道：「上帝是何等愛他的百姓啊！竟差他的獨生子到世上來救我們。他的獨生兒子，爲了我們受苦受難，後來竟釘死在十字架上。」這幾句話，趙升聽得爛熟了，不禁回頭朝別處望望，却見正中一位雪白的先生向右邊一位水汪汪烏珠的姑娘裝鬼臉；幾個老頭子交頭接耳刺刺不休；好幾位太太們閉住眼睛，在那裏養神。再聽牧師時，只聽得他說道：「所以我們要救我們的靈魂，死後可以得永生，可以登天國，可以受上帝最後的審判。諸位呀！末日快到了！耶穌要再來，我們今日還不趕快指望得救，要等待何時呢？」趙升的後面，有幾個人呼呼睡着了，鼾聲大作；執事的先生走過去，推他們醒來，指指上面叫他們靜聽。右壁廂幾個小孩子向母親吵鬧，執事先生們又走過去，向他們搖搖手。忽然有一隻野狗，不知從何處進來，汪汪的亂叫，先生們又忙跑過去趕他；偏生那狗性倔強，不肯就走；幸虧左邊末座上有一位赤脚朋友

來，倒拖出去，纔安靜了。趙升也不由的要照他往常的老規矩，打一個呵欠，閉目養精神，朦朧中模模糊糊的見那牧師身量高了幾尺，在講壇上晃蕩，一顆頭慢慢的大起來，紅糟的鼻子，白多黑少的烏珠，橫闊的嘴吧，參差不齊的獠牙，一面孔兇光猙獰可怕，一隻墨黑的巨掌，猛的向棹上一拍，嚇了一大跳，急定睛向他看時，見他滿頭滿臉橫筋直暴，面皮紫漲，大喝道：『你們要知道，有錢的人入天國，好比駱駝要鑽進針的屁股眼。』說完此句，就走了下去。禮拜算完了，大衆立起唱了幾篇詩，闕然四散。

牧師和牧師婆婆最後出禮拜堂，一路上談談說說。牧師婆婆道：『今天他來過了。』牧師道：『誰？』牧師婆婆道：『就是那老東西。』牧師道：『可惡，可惡！人家欠了我的錢，要他擋在前頭，難道他包賴債嗎？你先走一步，在家等我吃飯。我去找着他，評評理。』牧師婆婆點頭先回。

牧師急急走到城外，在湖邊楊柳樹中一座泥牆門推進去。這座牆門內住着一位年有七十八歲的老畫師，姓劉，名德生。小小三間平屋，收拾得十分素淨，天井中種着海棠，牆角裏兩株芭蕉，花盆內白蝴蝶開得正盛。堂屋正中懸着一幅江石如畫的荷花，兩旁掛着高邕的對聯，寫的是『四海論交求古劍，一生低首拜梅花』。堂屋放着長案，案上許多顏色碟兒，一大玻璃清水，竹椅上端端正正坐着老畫師劉德生，白鬚飄拂，低頭執筆，在一張素紙上靜靜的描寫。牧師道：『劉老畫師在家麼？』德生抬頭見是高牧師，起身讓坐。高牧師坐定，開言道：『我們時間寶貴，閑話也不多談。此來我就是請問阿牛那筆款子究竟怎樣？』剛纔你老先生到舍下來有何見教？』德生道：『阿牛對於牧師的欠款，我非中非保，本來此事與我何干？』高牧師道：『原是呀！』德生不答他，繼續說道：『不過阿牛是我家從前用過的工人，現在耕種度日，人尚

誠實可靠。無奈他命運不濟，接連家中喪了幾口，一時手頭拮据，向牧師借了五十塊錢，拿田契作抵。現已到期，一時不能償還，因牧師現催逼很急，他知道我與牧師相識，故求我轉商。我看他可憐，所以跑到府上幾躡，請你展限，再遲幾月奉還，現在實實在在無力理楚。」高牧師道：「這話我早已領過你的教了。我們基督徒所仗的就是『信用』二字，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他現在到期無力，當初何不多寫幾個月的期限？這是他自取之咎。我惟有照我的契約行事，債不履行，產由我賣。」德生道：「啊喲！這未免太兇罷。請問牧師：他的借款是多少利息？」牧師道：「三分半。」德生道：「三分半的利息，是重利呀！到期不贖，還要變賣他的產業，豈不是於人情上太說不過去麼？」高牧師道：「我不能管這些。我的事情很多，銀錢往來日日不斷，不能爲他一個人破了我們的規矩。他的五十塊錢可以如此，人家的五百五千也多可以如此了。我

就空拿着人家幾張紙嗎？」德生道：「話是不錯。不過我要請問一句：今天

牧師早半天作何貴幹？」高牧師道：「噢！難道你不曉得今天是禮拜，我在

真神堂傳道嗎？」德生道：「我雖非基督徒，我曉得你們教中的真理是一個

「愛」字。你今天傳道，不外發揮這個愛字的意義。」高牧師道：「那自

然。」德生道：「一月三分半的利息，是不是合理？這種重利盤剝，是否是個

愛人如己的愛字？一定要將他人的血產，充滿自己的錢慾，是否是個愛人如己

的愛字？你說：你們基督徒所仗的是「信用」二字，我看你們基督徒的根基，

還要在這愛字上顯到三分。」牧師搖頭道：「教義是教義，法律是法律，未可

混爲一談。我按法行事，不能說我錯。照你的話，我們做牧師的可以一文也

不要，盡拿出來給人用，纔真正配得上這個愛字了。」德生朝他看了多時，歎

口氣道：「牧師先生，你真個要如此照理的辦，我也何從說起？」德生朝他看了多時，歎

明天叫阿牛到

府上自行交涉。」高牧師道：「我沒有這麼多的空閒，等他明天後天，如要了結，只在今天，不然，就無法挽回。」德生大怒道：「好極，好極！你請坐一歇。」跑進裏間屋裏，向他的妻子方氏道：「家裏有幾塊錢，盡拿出來。」方氏開箱取出一疊鈔票，數一數，祇二十四塊。德生拿在手中，道：「你頭上的簪子，拔下來給我用一用。」方氏拔下來交給他。他急急跑出門外，托一個隣舍往城裏大街上去當三十塊錢，轉身進屋，也不理高牧師，繪在一張椅上歎氣。門外走進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額闊口方，目光炯炯，朝德生叫了一聲祖父，朝高牧師鞠躬，在下面靠窗椅上坐下。德生指着他向高牧師道：「你要認識他，這是我的孫兒侃甫，纔從歐洲回來。」高牧師欠身道：「久仰，久仰！」不一時，隣舍將當簪子的錢交來。德生接過，袋中取出二十塊合成五十塊，又取出兩塊加上，道：「這是一月的利息和本錢五十塊。你拿去，找我兩角五分。」高牧

師笑道：『我身邊沒帶零碎角子，奈何？』 德生道：『不妨，就送給你罷。』

高牧師道：『他的田契我沒有帶來。』 德生道：『你信不過阿牛，我到信得過

你，停歇差人到那裏來取。』 高牧師起身告別，一面走，一面咕嚕道：『中國

人的脾氣真壞，欠了債只望拖延下去，我們教裏尋不出這類人來。』 侃甫一

聽此話，不禁跳起來罵道：『放屁！貴國是那一個！好一個忘了本的洋奴，

帝國主義宗教下的走狗，不識羞恥的東西！還要在這裏擺尾搖頭！給我快

滾！』 德生道：『侃甫，你總是孩子氣，這又何必呢？』

高牧師走出小泥牆門，與頭頭捧了三十塊銀洋，二十二張鈔票，由堤上行

來，一抬頭見柳樹下一隻小船，船上載着兩個西洋貨，一個是全身玄色嗶嘰的

西服，一個是全身灰色嗶嘰的衣裙，兩隻雪白皮鞋，一對嘻皮笑臉的面孔，定睛

仔細一認，不覺叫道：『何先生，邵小姐，你們上那裏去呀？』 何友仁將頭上的

帽子撇了一撇，道：「牧師，你忙到這時候還在這裏跑，是探望我們同道的病友麼？」高牧師道：「不是，另有點小事。」邵貞如道：「牧師用過中膳沒有？」

高牧師道：「沒有。你們吃過麼？」友仁道：「我們從禮拜堂出來，就到青年會

去吃了一餐英法大菜，沒事做，雇隻小船到這裏來划划。牧師高興同去嗎？」

高牧師道：「我沒那種福分，下半年還有許多上帝的使命咧。再會罷！祝你們的快樂，亞們！」開步走了。

何友仁向邵貞如道：「我們划出去罷。」貞如道：「好！」招呼舟子開

船出去。做美的天公，這時候既無太陽，又無雨，也沒風，水面波紋不動，只有漣

打水的浪花。二人坐在船上先默默聽了一會呀呀呀的船聲，後來友仁開

口道：「對不起，我要吸煙了。」貞如笑道：「你的禮節真麻煩！這又值得一

說麼！」友仁道：「我們在女友面前不准吸煙，吸煙就是大不敬，所以要先行

告罪一聲。」貞如道：「算了罷！女友面前吸烟是不敬，女友跟前說胡話就可以麼？」友仁道：「我沒說什麼胡話呀！」貞如道：「你剛纔在青年會大茶間吃咖啡的時候，和我嚼了些什麼？」友仁嘻的一笑道：「這也是正經話啊。你沒看見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節制生育問題和人類的性生活的討論？這是兩性間第一個着重的問題啊。」貞如道：「你喜歡研究這些，我偏不喜歡研究。」友仁道：「何故？」貞如道：「我是抱獨身主義的，用不着這些學說。」友仁道：「你既然不喜歡研究，我也不去研究了。」貞如道：「奇怪！研究學術是各人的自由，誰也不能強誰，你為何要跟從我呢？」友仁道：「我聽見你抱獨身主義，不覺忽有所感觸，覺得研究這個問題還是第二步，第一步是要先研究人類應不應當獨身。」貞如反詰道：「據你看來，這第一步的研究應當怎樣解答？」友仁舉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後慢慢的答道：「雙棲是動物的天

性。你看天上的飛鳥，山間的走獸，水裏的遊魚，地上的爬蟲：那一種不是要在一定期間中雙雙對對實行共同生活？人類也是動物之一，豈可獨異？你想自古以來，抱獨身的和尙尼姑，以及強制他獨身的閩宦，西洋也有一種女尼，他們大多數不是面容枯槁，就是夭折早死，活在世上亦養成了一般奇僻的怪習，孤冷刻薄，毫無人性。一般衛生家說道：「葆真爲健康的要旨。」這是叫你不要縱慾，並不是絕對的陰陽不調和。試問僧尼中有幾個是長命百歲？夫婦間不少五世同堂，鬚眉皓雪的老花燭。此是就健康一方面講。再說到現今女界知識提高，不願再爲男子所壓迫，在奴隸待遇底下討生活，這思想也錯了。現在不是掠奪婚買賣婚的時代，此類現象自然要逐漸淘汰，自命爲文明中心的國民，更不應存這種淺狹的眼光。若說是女子經濟不能獨立，處處要受男子掣肘，則現在一般女子自食其力的很多很多。歐戰以後，女子能力大

爲表現，很有許多地方爲男子所不及。一般新家庭中的主婦除了有子女外，那一個不是和丈夫一樣的賺工，那一個不是保有他的特有財產？那末，所恐懼者，就是生育子女累人。好在已有許多節制生育的方法，愛生幾個，不愛生就不生。若說夫婦同居，難免因細故而口角，徒惹煩惱；新家庭的夫婦多是各有職業，難得終日在一起，且有許多結婚後不多日，天南地北，分飛兩處，見面時少，那有這種口角發生？況且講到真正以戀愛爲前提的婚姻，亦斷斷無此種不良的結果發生出來。即使萬一發生出來，愛情破產，亦儘可協議離婚，不受一點拘束。據此各種方面看來，我們何必怕結婚？何必抱獨身主義？再翻開我們基督教的聖經看一看：上帝造人，造一個男的不夠，再從男的身上抽出一根骨頭出來造一個女的，令他們成爲夫婦，要他們彼此相愛，說道：「你們二人原是一體。」你想，夫婦原是一體，若是有夫無婦，有婦無夫，豈不是他的

身體上少了一點，不成爲一個身體嗎？」

貞如笑道：「算了，算了！你也可說夠了。」

友仁低聲道：「妹妹啊……」

貞如道：「叫妹妹還早咧！」

友仁道：「豈止叫一聲妹妹，我已不得立刻叫我的……」

貞如正色道：「你

再說！」

友仁頓住無言，低頭看水，半晌，一手從袋裏拿出一塊絹帕，死命的擦

手。

貞如笑道：「這又是什麼一副形象？」

友仁哭喪着臉道：「自己的形象

令人難堪，還要怪我的形象。」

貞如笑道：「真正玩不起，一句話就認真，要不

是……」

友仁問道：「要不是怎樣，怎麼只說了半句？」

貞如道：「我今天

和你同去做禮拜，同去吃大菜，同到這裏來逛，到底是瞧得起你，還是瞧不起你

呢？」

友仁道：「那是我知道，不說別的，單就學校裏講：一班孩子們散學以

後，我們總在一塊兒談話，一塊兒吃飯，一塊兒喝茶，直到晚飯後纔分別，你從不

討厭過我一次，這正是你瞧得起我的地方。」

貞如道：「知道就好了。」

友

仁道：『單是睡得起還不夠，總須叫你一聲我的……』
 貞如道：『還早哩。』
 友仁道：『幾時呢？』
 貞如道：『遲早總有一日。』
 友仁道：『好好！我耐
 候着罷。』
 不過我此刻非叫你一聲妹妹不可，大概這個稱呼現在不嫌早罷。』
 貞如侃然道：『你叫罷。』
 友仁叫道：『妹妹！』
 貞如點點頭。
 友仁大樂，拍手道：『第一步解決了，我們趕快鼓力上前，再解決那第二步！』
 貞如指道：『那邊一帶綠隱隱的所在很雅緻，我們上去玩玩。』
 舟子道：『這就是迎仙院，裏面很好玩。』
 將船槳用力幾划，已近岸邊。
 纜好船，友仁戴好帽子，抓起司的克，一聳身上了岸，伸一隻手等着貞如，攜了錢袋，提起涼傘，攙扶友仁的手，慢慢的跨上石級。

二人並肩攜手，遊了幾處，遇着四五起遊客。內中一起遊客很爲闊綽，三四個妖妓，六七個老媽，裹着一個肥頭胖耳的矮子說笑。這矮子口含雪茄，高

視闊步，無奈生得太矮，雖然高視，他的眼光祇能射在入家的胸部底下。他的身軀又肥重，雖然闊步，跨不開脚，搖擺着八字步兒行來，看過去好似大堆鮮花中結着一顆大大的肉球。友仁道：「你看這個矮子多們自己得意啊！」貞如道：「簡直是一個動物園中的大怪物，惜乎沒有帶手照來，大可以拍他一張看看。」友仁道：「話休刻薄。我看此人，只覺得他可憐，將來他的結局祇有悲慘二字。」貞如道：「這就是你們男性的劣根性，祇曉得逞一己的獸慾，毫不顧到人格二字，視女人如玩物。」友仁道：「你以為他視這班女人為玩物嗎？我看還是女人以他為玩物呢！」又見一個鬚眉皓白的老者，緊隨着一個英資俊爽的少年，慢步行來，從矮子這一隊中擦過。矮子一見，忙從隊中滾了出來，朝老者叫：「德生老伯！」拉着少年的手道：「侃甫兄，幾時回來的啊？」侃甫道：「不敢，不敢！少度兄！我回來不到一月。我聽見你老哥在

大公銀行當行長，真得意啊！」

少度道：「笑話，笑話！」

不過混混而已。

侃甫

兄回來以後，打算作何事業？」

以你的學問，在我們留學界中首屈一指，將來何

往而不利？」

不知道你現在從那一方面進行？」

侃甫道：「我麼，不如你老哥

所學的是財政學，可以在銀行裏當老板；又不如他們所學的是政治經濟，可以

入政界做官。我所學的祇區區一些社會知識，只能服務社會，不敢存攀高之

想。」少度拍手道：「社會問題是現今最重要的問題呀！」

足下以深刻的目

光，靈活的手腕，處置一切，自然與人不同了。」

侃甫道：「不必過獎，令人難堪。

你從那裏來？」

往那裏去？」

少度努嘴道：「我帶了他們逛了半天湖，打算上

客利旅社去喝幾瓶沙市水，香檳酒；難得遇着老伯和老哥，我們一塊兒去，總算

借此替你洗洗塵。」

老者攔住道：「不必，不必！」

載美人，飲旨酒，文人雅事；老

朽俗物，祇知畫牛，不知品花。」

指着侃甫說：「就是他也要陪我去訪一位苦

的朋友，交還他一件東西，盛情祇好謝謝。」說罷，搗了攏甫，一點頭就走。

友仁點頭道：「這老頭子有點意思。」貞如叫道：「喂！小雪來了！」只

見小雪跑過來，後面立住一個淡妝的女學生張芳湘。小雪叫何先生邵先生，

二人點點頭。貞如道：「你吃過飯來的嗎？」小雪道：「我吃過飯同姨母來

的。」芳湘朝二人鞠躬，也不過來，只不住用眼釘着王少度一堆人。少度眯

縫雙眼，故意的慢慢擺步兒，在芳湘身旁挨過。

小雪又看見了老畫師，直奔過去叫老爹爹。德生摸摸他的頭道：「好幾

日沒見你了。你的爹媽多好麼？」小雪道：「好的。」那邊芳湘喊道：「小

雪，小雪！」小雪道：「姨媽喊我，我要去了。」德生道：「幾時你再到我家來，

我帶你到湖上來玩。」小雪答應。德生道：「不錯，我還要問你那兩個是誰，

指指何邵二人。」小雪道：「是我們學校裏的何先生邵先生。」連說帶跑回

到芳湖身旁，同出去了。這裏少度等已走遠。何友仁邵貞如又親親熱熱手挽手，滔滔不絕的談着，走着，一陣皮鞋聲行過。老畫師劉德生道：『侃兒！你看，這就是你離開祖國七八年所造就出來的新人物！』

第三章 俏女媽

南湖裏種田的王老大，他有一個媳婦兒，身量兒長得不矮不高，面龐兒生得不大不小，小名兒叫做愛嬌，歲數兒剛剛正交二十。因為年成不好，田間遭了大水，顆粒無收，夫妻兩口子靜聽着發愁。王老娘又患癱病，軟倒在床上，天天罵媳婦兒不爭氣，進門就倒楣。年年衣食無憂，今年偏生走他娘的惡運，白虎星高照，將來老大的性命還要送在他手裏呢。罵完了，吵着要吃，吃完了又罵。一天到晚，盡聞那貧婆罵媳婦的聲音。老大雖然赤腳種田，却有孝心，一

句也不敢頂撞。家中也實在難過，後來愛嬌實實忍不住了，哀求丈夫道：『你還是放我出門，讓我在城中大戶人家去作活糊口，免得天天累得一家不安，忍飢耐凍。』王老大那裏捨得，却又禁不住愛嬌軟求硬做，幾番尋死覓活，王老大真急了，只得讓他出門，出門時再四叮嚀道：『你去雖去，只是要常常來看看我呀！』愛嬌道：『那自然。』夫妻生生的分散。

愛嬌走到一家荐頭行裏，行裏一打量他的樣兒，就荐他到一家在白龍坊主人現任督署機要祕書兼稅務所所長金大老爺，官印草，字倉齋的金公館裏當一名花姨太太貼身的女媽。花姨見愛嬌俏麗干淨，雖略帶幾分鄉氣，人却伶俐能幹，甚為合意，就留在身邊。有時倉齋見了，不免瞞上幾眼，主僕之間，十分投機。一家上下因他和氣，都歡喜和他說笑，所以愛嬌的日子過得十分快活。自從初夏時候進來，現在已到仲秋。昨日晚上愛嬌在房中望着月亮想

道：『這月亮在鄉間時看起來，還比這裏有光彩。』一念之下，不覺勾起他記念丈夫的心思來了；心想：『臨別的時候，老大何等的叮囑我，要我常去看他！我自到此地以後，竟沒有回過家一踰，良心上太說不過去。』今天清早，愛嬌起身向花姨請了一天假，捲起一個小小包袱，慢條斯理的從城中出來，沿湖而行，轉過山坳，向一帶桑樹中走進。左右幾家茅舍，遠遠幾畝稻田，肥大的黃狗，紅冠的雄雞，處處是走熟的地方。不知什麼原故，今日到此，好像換了一個世界似的。幾家認識他的，都叫道：『王大媽回來了嗎？』小孩子見他面撲水粉，身穿新衣，都跟着他走。有幾個女人和幾個老伯伯也拖着孩子，抱着兒子，圍圍住，有一搭沒一搭的問話。有個老頭子道：『你們還不去通知老大嗎？』一個小孩子快跑去。不到五分鐘，王老大在前面，小孩子遠遠的在後面，如飛的跑到愛嬌跟前，喘氣道：『你……你……怎麼能回來？』愛嬌笑道：『我有兩

隻脚，怎麼不能夠回來？」旁邊人笑道：「真是老大的傻話。」王老大道：

「你們不曉得，城裏人比鄉下人壞得多哩！看見標緻些女人，死活的想法子，

沒得放他回來。」旁邊人看着愛嬌，大笑道：「好了！現在標緻的回來了，你

也好放心了！」王老大搶過愛嬌的包袱挾着，衆人也簇擁着送到他家門口

纔散。

愛嬌見婆婆癱病稍微好些，坐在床上念佛，走近叫了一聲。王老媽欠身

細細的一番打量，笑道：「媳婦，你發財回來了。」愛嬌道：「財沒處去發，洋錢

倒有幾塊。」在衣袋裏摸出三塊錢塞在老媽手中道：「給你買點東西吃。」

王老媽一看雪白的三隻大洋，笑得合不攏嘴，兩手握得緊緊的。王老大也圓

睜兩眼，瞧着他娘手裏的洋錢出神。

愛嬌道：「我家後面種的南瓜有多大了？我去看看。」一面走出，使了

個眼風。王老大隨後跟來。愛嬌在空地上站住，低言道：「我這裏還有二十塊錢，是兩張十元的鈔票，私下給你的，你藏着罷。」王老大看了半晌，道：「鈔票要貼水，太吃虧。」愛嬌道：「這是本地的鈔票，一點不會吃虧。一張有整整的十塊雪白銀洋好換。你留着使用罷。」王老大道：「我不要了。」愛嬌稀奇道：「這是什麼原故？」王老大道：「我想有了錢在手裏，沒有你這個人在身邊，叫我拿了這錢和誰去同用呢？」愛嬌道：「這是沒有法的事呀！我和你在一起就沒錢，要有錢就不能和你在一起。」王老大道：「我甯可餓死，你不要再去了！」愛嬌道：「有這麼容易的事！賺了人家的錢，怎好不去替人家作工的道理？」王老大道：「那末，你就要去麼？」愛嬌道：「吃過飯就要走。」王老大呆了。愛嬌道：「快休傻頭傻腦了。你身上衣服沒有，我替你帶了幾件來，是老爺穿過不要了，在包袱裏包着。還有我去的時候所穿

的粗布衫褲，我也不要了，給婆婆穿罷。」王老大道：「你自己呢？」愛嬌道：「我有太太們賞給我的衣服，儘夠穿的了。」王老大朝愛嬌渾身上下細細的一看，不禁伸手向愛嬌的裏衣一扯道：「這紅紅的是件什麼小衫？喔唷！你還繫着一條綠的褲帶子哩，是誰給你的？」愛嬌臉一紅道：「混扯些什麼！」一轉眼，見土牆上有一個人的頭扮了鬼臉兒。愛嬌罵道：「小牛兒！你作死麼！嚇了我一大跳！」王老大跑過去，拍的一下，將小牛兒打下牆去。

小牛兒跌跌撞撞跑進屋裏，哭道：「阿爹！隔壁王老大打我！」胡阿牛道：「他爲什麼打你呢？」小牛兒道：「他和他的堂客在草地上說話，我去張了一張，他就打我。」胡阿牛道：「該打，該打！」此時老畫師劉德生和侃甫走進胡阿牛的家，問道：「胡阿牛在家麼？」胡阿牛忙道：「在家，在家！」拉板櫈，尋烟袋，吆喝小牛兒去泡茶。

德生道：「別忙，別忙！我是來交還你的東

西』 將田契取出道：『這是你押在高牧師處的田契，我替你取來了。』 胡

阿牛道：『錢尚未還，如何取來？』 德生道：『我已代你還了，將來你還我罷

要不是如此，他要賣你的田了。』 胡阿牛道：『可憐我的媽死後，接連死了幾

個小的，末後，婆子也丟下我伸腿去了，年成又不好，弄得家破人亡，沒奈何，纔向

那個狗牧師借下這五十塊錢。今天若非你老人家，我的這一點點靠着和小

牛活命的田地也就不保了。』 侃甫道：『從此你可認識牧師了。他們向你

們傳道的時候，什麼救苦，什麼濟貧，說得天花亂墜，到底你們得着他的教在什

麼地方？你們未入教以前，他們如婊子拉客一般的獻殷勤，歡迎你們；一入了

教，受洗以後，正眼也不望你一望。你去做禮拜的時候，他們來理你嗎？他們

接待的是洋式的先生，你這種人配受他們的歡迎麼？若沒有這張田據，他肯

借你錢，救你急麼？他今朝一定要賣你的田地，他天天所說上帝的愛在什麼

地方？這些實在事情上不去想一想，一味的相信他們花言巧語，什麼天堂地獄，黑暗，光明，是沒用的。你懂得麼？」胡阿牛道：「懂了，懂了！從此再不進那座斷命的禮拜堂了。」德生道：「我們去罷。」

胡阿牛留不住，送出二人後，心裏高興，惹過隔壁來看看王老大。見一張跛脚的桌子放在床前，王老媽正和兒子媳婦吃飯。再看看桌上魚也有，肉也有，還有一大杯土燒，擱在王老大面前。胡阿牛道：「好哇！真樂呀！」王老大愛嬌笑着讓坐。胡阿牛道：「愛嬌，你在金家有多少錢一月？」愛嬌向王老媽一看，朝胡阿牛雲霧眼睛道：「一塊錢。」王老媽道：「牛哥！你看！我家的好媳婦兒，賺一塊錢一月；去了四個多月，倒給了我三塊錢。」胡阿牛笑笑，向愛嬌道：「你那邊有使喚孩子們的差使沒有？可以帶挈帶挈我家的小牛兒嗎？」愛嬌道：「有，有！廚房裏正少一個跑腿的人，我去說罷。」胡阿

牛道：『謝謝你！』看他們吃飯完畢，王老大已將一大杯土燒，三大碗米

飯裝在肚裏，幫着愛嬌收拾碗盞道：『可憐！你不在家，這些盞是我一個人做

的。』收拾完畢，愛嬌整整衣服要走。王老大道：『你真個要去了？』愛嬌

道：『不去就沒飯吃呀！』王老媽道：『媳婦下次再來，可帶幾個城裏的羊肉

包子來給我嘗嘗。』胡阿牛送出門自去。

王老大陪着愛嬌直進城裏，到了鬧市大街。愛嬌說道：『好了，好了！你

回去罷！』王老大道：『我再送你一程。』又走了幾條街，愛嬌攔住道：『你

看天快晚了，回去罷！城外野狗兒，當心咬你的腿。』王老大不肯道：『我再

送你幾步。』二人走到白龍坊，愛嬌指指前面道：『已到了。』那所大洋房就

是金公館。你可回去了罷。』王老大道：『我送你到他家門口。』愛嬌道：

『胡說！給他家門上人見了要笑話我。』王老大看看自己的身體，又看了

一看妻子，歎道：『依你依你，我就回去。只是你不要忘了我，再隔些日子你必來看我。』掏出一張鈔票道：『我用不了這許多，你拿十塊去自用罷。』

愛嬌道：『我有，我有！』王老大立住不動。愛嬌道：『怎麼你還不走呢？』

王老大笑道：『放心，我決不再送你，累你害羞。我在此望你進了門再去。』

愛嬌道：『你呆呆站在這裏，別人不當你瘋子，警察要來管的。』王老大每日

早晨進城倒馬桶的時候，偶有差池，便受警察的木棍，這苦吃够了，聽得此言，忙

道：『我回去，我回去！』回頭就走。不幾步又忙跑回來，叫道：『愛嬌，愛嬌！』

愛嬌回轉發怒道：『你這人真傻，大聲大氣的喚我作甚！』王老大道：『我有

一句要緊話告訴你。』愛嬌道：『什麼話？』王老大道：『東家待你不好

時，你甯可出來和我苦度。拚着我的命去做生活，總要養活你這個。』愛嬌

道：『曉得的！』不覺聲音有點兒岔了。王老大道：『同伴那一個欺侮你，你

「快來告訴我，我替你出氣。」愛嬌雙眼水汪汪道：「去罷！曉得了。」王老
大纔快快而去。

愛嬌三脚兩步跨進金公館的大門，包車夫阿福正在地上掃滿地的瓜子
殼。愛嬌問道：「今天有客來過嗎？」阿福搖搖頭道：「這多是姑娘們鬧

的。」愛嬌道：「老爺出門麼？」阿福道：「老爺往包山去逛了一遍，早回來

了，現在恐怕在太太的屋子裏。」愛嬌進去，繞過迴廊，踏進正屋。同事的媽

媽都朝他笑，做弄手勢。愛嬌無心對付，走進屋裏。花姨太太也在裏面，見他

進來，笑道：「你回來了？」愛嬌應聲是，上前見過老爺太太，一口氣奔了這四五

里路，腰上有些不得勁兒，扶住椅背，站在花姨身後，微微喘氣，面龐兒上薄薄的

起了一層紅暈。倉齋朝她看了一眼，道：「你乏了，去歇息罷。」說完此句，

仍回頭和太太繼續的談下去道：「你問我今天往那裏去尋幽探勝，我出門的

時候，本想逛湖；後來遇着孫吉甫何老六，同他們到霞泉和尙那邊去坐了一坐，又拖了和尙到雲溪嶺望虬龍石。」太大道：「他們幾個人總吟過好幾首詩了。」倉齋道：「詩是一定要做的。據說是何老六做的最好；我看也還不錯。」花姨笑道：「霞泉和尙年紀大了，走路有點七衝八撞，被你們拖上這許多路，他倒不覺得喫力？」倉齋道：「誰說不喫力！我們拉住他，定要他同走，走到半山裏，他沒命的念「阿彌陀佛，大慈大悲活菩薩，饒了我罷。」」衆人聽了，齊聲一笑。花姨道：「活造孽！人家在屋裏參禪，偏要拖他去朝山。他朝山和尙做不成，倒變成爬山和尙了。」衆人益發好笑。

門房錢陞進來通報道：「烏老太爺來了。」倉齋笑道：「真要命！我剛纔在壽康弄口碰着他老人家，他老人家說：「今年中秋節還未曾過來拜節，定要來補拜。」我連說：「岳父拜女婿的節，不敢當，不敢當！」不料他一說，馬

上就來了。」太太道：「他老人家本來有些瘋瘋癲癲，你何不當時明白拒絕了他，請他不必來，說有事擋駕。」倉齋道：「笑話了！岳父大人光降，是最好的事。快先請烏老太爺在花廳上坐一歇。」太太道：「我今天有點病，不願意見他。」他問起我，你替我回復一聲。」倉齋道：「我知道。」掀簾出去。花姨見太太面色有點忸忸不安，忙道：「我也要走。」太太道：「不錯，我覺着乏得很，要騎着養養神，你去罷。」

花姨走出，拉了愛嬌走到花廳百葉窗後面，張望這位烏老太爺。只見烏老太爺烏筆規身穿棗兒紅綿綢夾袍，罩一件天青甯綢對襟銅鈕大褂，脚登雲頭粉底方鞋，頭戴平頂芝蔴紗秋帽，一顆珊瑚結兒，腰掛旱烟袋，眼架玳瑁大墨鏡，亂蓬蓬一片鬚髯，連耳帶腮，遮住半個臉孔。一張嘴躲在鬚髯窠裏，說起話來，那聲音從裏面拱拱的排泄出來，大模大樣坐在上首椅上。倉齋恭身下陪。

烏筆規忽然問款了一口大氣道：「倉齋！你還不知道這幾天你的岳母和我早晚嘔氣？」倉齋道：「口角閑氣，處家所不免，凡事看破些就算了。」烏筆規道：「了不得，八月十五中秋團圓令節，那一天清晨早起，他就和我倒蛋，說什麼家裏排場不像樣咧，說什麼衣裳沒得穿咧，囉囉囉囉，嘮嘮叨叨，胡纏不休。我祇回報了一句道：『你要比倉齋姑老爺那裏，是比不來的。』我們家裏只要大概不走樣兒就得了，還要什麼錦衣玉食嗎？」一句話惹惱了他老人家，連午飯也沒好生吃，到晚間上月供，拜月亮菩薩，他也不管我，不拉我，獨自個兒叩頭下跪。我氣極了，跑出門去亂逛，回來以後，夜裏的團圓佳景，竟徒有其名而虛有其表。」倉齋無言，笑笑。

錢陞送上一大盤湯餃，倉齋讓烏筆規吃。烏筆規搖頭道：「唉！吾夫子所謂『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舉起筷子夾住盤中一隻湯餃，送進嘴中。

這餃子剛出蒸籠，舌嘴上燙得利害，不敢喊聲，怕跌出這隻好吃的餃子，無奈那一股熱氣往喉嚨裏直衝，禁不住倒，引起他多年痰症，連咳帶嘔，滿口綠涎，汪濃痰和着嚼爛的一隻餃子一起吐了出來。窗後花姨愛嬌兩個起了曬心，忙回頭用手帕掩住了口。倉齋道：『喝口熱茶吧。』他搖搖雙手，半晌纔擰出一口氣道：『不要緊，這是老病，時常要發的。』

倉齋道：『多痰是老年人最忌的事，須得請個醫生瞧瞧。』烏筆規道：

『去年往施醫局裏去治過，那位郎中說得很好。他說：『你的病不怕治不好，只怕好而復發。這是肝鬱太甚，肺力不足，老年人歲數已大，氣分虧虛，肚子裏的臟腑有點周轉不靈，所以弄出許多痰來。』全仗平日心寬體泰，調理得法，該補的補點，該吃的吃點，這裏再給你服幾帖化痰消咳的藥，自然而然就好起來了。』若再鬧些閒氣，受些風寒，一切都不知保養，不但治不好，將來還怕要變做

痰厥中風的症候！」倉齋道：「這話是不錯的，所以奉勸你老人家遇事想開些。」烏筆規道：「那裏能夠！當時我聽了他的話，回家仔細一想，原來不是他醫生醫我，乃是教我自己醫自己。實在可以說，他是沒有醫我的本領，從此我也不再去請教了。」倉齋道：「可以到外國醫院去看看，用聽筒聽一聽，看他怎樣說。」烏筆規道：「外國醫院麼？我怕極了！快刀利剪，鐵鉤長針，般般都，人命不是兒戲的事。我一條老命葬送在他們手裏，豈不是冤哉枉也！」倉齋笑道：「這是你見他們的樣兒奇怪的緣故，實則他們的本領確比中國醫生強得多。」烏筆規道：「我終覺有點不大敢相信。」將湯餃吃完，錢陞上來收拾盤碟，烏筆規又抽了一筒旱烟，問道：「小女呢？爲何不出來見我？」倉齋道：「他有點毛病，不能出來。」烏筆規道：「那麼，我進去看她。」倉齋道：「她說不能見你。」烏筆規道：「笑話！自家的女兒，豈有不能見親

父的道理！』立起身來。倉齋道：『錢陞！你去裏面招呼一聲，烏老太爺要進來了。』窗後的花姨愛嬌飛逃進去，放聲大笑。

烏筆規大踏步在前，倉齋在後，讓進太太房門口。倉齋不再進去，回到花姨房中，噙着二人道：『你們好沒規矩！躲在窗後張人，還要噏噏的響。』幸虧他耳目不便，不大聽得；不然，他那種怪勁兒起來，我真對付不過。』二人一味的笑，倉齋也笑了。愛嬌還不捨得，趁一個空，又溜到太太隔壁房從板縫裏直望進去。這一回奇怪，烏老太爺全變了一付神氣。只見太太橫眉怒目坐在上面，烏筆規笑嘻嘻顛頭播腦咕咕的說，見太太點點頭，又搖搖頭。後來太太的頭搖得越利害，烏筆規的神氣越着急了，竟下座來朝太太打恭作揖，大有下跪的樣子。太太急了，狠命的拖住他，纔點了一點頭，讓他坐下，自己到後房去。烏筆規從袋中取出一塊骯髒手帕，揩了一揩額上的黃汗珠，朝房裏四

下賞鑒，忽而皺眉，忽而微笑，又將一顆頭搖了一陣大圈子，鬚髯窠裏有點嗡嗡聲，細細的唱起調兒來。太太從後房出來，拿了一捲紙包交與烏筆規，伸一伸三個指頭。烏筆規不住點頭，接過來往袋裏亂搵。倉齋踱進房門，烏筆規忙立起身來裝着沒事的樣子與倉齋閑話。愛嬌猛覺身後有人攔腰一抱，急看是花姨，低低笑道：『真好看呢！』花姨道：『什麼好看？』愛嬌隨着花姨回房，將適纔所見的情形告訴她。花姨冷笑幾聲。只聽得上房裏喊道：『烏老太爺在這裏晚飯，喊廚房裏預備點菜。兩位小姐的飯也開到太太屋裏來，和烏老太爺一塊兒吃。』

愛嬌笑道：『這位烏老太爺比我們鄉下土老兒還好看。』花姨道：『你的男人也好看嗎？怪不得你今天巴巴的要回去和他叙一叙。』愛嬌道：『怎麼扯扯到他的身上？』花姨道：『你的男人不是鄉下土瓜嗎？你說烏』

老太爺比鄉下土老兒還好看，那麼，你的男人一定也是很好看的了。幾時帶他來讓我們賞鑒賞鑒，也可以發一發笑。」愛嬌紅着臉不語。花姨道：「正經你這樣人去嫁了這麼一位種田老，有什麼趣味呢？」愛嬌道：「小時候父母配的婚姻，收了他家的財禮，有什麼法子呀！」花姨道：「鄉下人力氣大，做工不怕辛苦，也有幾分可取。」愛嬌道：「枉有笨力的謔大，見了總有幾分不快。」花姨笑道：「就是有笨力的好呀！」愛嬌道：「奶奶這話我不懂。」花姨道：「你自去想罷，今天他的力氣好不好？」愛嬌會悟過來，也笑道：「奶奶總愛說這些話。」花姨道：「你裝枝『茄力克』來給我呼呼。」花姨吸着烟，點頭道：「愛嬌，你不知道我家老爺常常可惜你，在我面前說了你許多的好處。」愛嬌道：「這是老爺憐惜我們下人的地方。」花姨道：「這裏不少下人，爲什麼對別人不憐惜，單單對你憐惜呢？」愛嬌不檢點，隨口答道：「我

也不知道；大概老爺和我有緣的原故。」說出口覺得太過分了，又收不回來，飛紅了臉。花姨怒道：「你胡說亂道些什麼有緣沒緣！不要臉的媳婦兒，竟敢妄想到老爺們身上來了！」愛嬌羞得無地自容，連說：「錯了，錯了！求奶奶休罵我！」差不多要哭出來。花姨伸手一把拉過她的身軀，到懷裏道：「來呀，一句話就急了。我來告訴你：我們老爺真正的歡喜你呢！」下面就俯着愛嬌的耳朵，嘵嘵不休，急得愛嬌一撒手脫身，跑進自己房中，向床上一坐，默默呆想。她日間跑路吃力，又被花姨這一纏，頭上，有點發昏，腮邊熱刺刺難過，四肢軟洋洋，一歪身靠着枕上，朦朧雙眼，猛覺得耳壁有人叫道：「愛嬌，愛嬌！」疾忙坐起，模模糊糊見丈夫王老大立在面前，朝她痴痴的笑，一會兒又號啕大哭起來。伸手去拉她的丈夫時，越向前拉，王老大越往後退，越拉越遠，着急道：「老大，這是怎麼一回事呀？」再一看，那裏是她的丈夫！對面端端正正立

看一位金大老爺倉齋，不覺叫道：『啊！』疾忙凝一凝神，睜大了眼睛，四面一看，那裏有什麼丈夫和老爺的人影兒！窗外一顆月亮射進，照得屋中雪亮。只聽得外面傳話道：『烏老太爺吃醉了。快叫阿福點好車燈，伺候着送烏老太爺回去。』

第四章 三角戀愛同盟

烏筆規坐上倉齋的包車，阿福拉起，跑出白龍坊，向鬧市大街而去。烏筆規趾高氣揚，坐在上面，鷹瞵虎視，向左右擺頭，得意洋洋。無奈他不懂得踏腳踏，阿福跑得又十分巴結，開步如飛，一路上沖撞了不少擔子。急得阿福回頭道：『你老人動動腿，踏一踏腳鈴，我省力許多了。』烏筆規低頭亂找道：『我的腳上只有一雙鞋子，那裏來的鈴？』阿福用手一指再一捺道：『你踏幾腳

就會響。」隨時聽得一陣鈴聲。烏筆規見果然有個鈴在車子底下，忙道：

「我會，我會！你拉罷。」阿福拉車再跑，烏筆規慢慢的用腳一點一點的點

着，好似拍板，先是叮的一聲，隔了半歇又是噹的一聲，宛如化緣和尚沿街托鉢敲鐘。阿福賭氣，也不和他再說，放慢脚步自己么喝行人。漸漸的鬧市走完，

車鈴索性不響了，烏筆規的頭和身軀左右前後亂歪亂倒，原來他老人家已經睡着了。車子跟着他的身軀左右傾斜，十分難拉，累得阿福滿身臭汗，暗暗咒

罵他不會坐車，現什麼世；狂叫道：「怎麼了！怎麼了！很命將兩桿車桿雙

臂挾住。那烏筆規竟在車上立了起來，連叫道：「阿呀，阿呀！」又道：「還好，

還好！」原來他黃酒雖在肚裏，大事却在心裏，朦朧中霍的驚醒過來，急喊一

聲，伸手向袋中一摸，「運氣！這三十塊錢還在袋裏。」纔坐下去，靜靜的看

阿福拉車，賞鑒他屁股搖擺的姿勢；心裏又轉念道：「不好，不好！此人滿臉兇

光，對我擠眉瞪眼，年輕力壯，穿上這一套密排扣的黑衣，好像夜行的強盜，我家又住得冷僻，不要拉到一處地方弄我，要在我身上發財，那是大不好了！越想越怕，還是見機而作罷；是連連頓腳道：『站住，站住！』嚙郎郎一陣鈴聲。

阿福回頭道：『你老人家又怎麼了？』烏筆規道：『叫你站住，我不要坐了。』

阿福見他有點動氣着急的樣子，不免陪笑道：『拉得慢麼？我怕你老人家跌下來不是玩。你只要坐得穩，我拉快就是了。』烏筆規想此人笑裏藏刀，斷斷不是好人，一定要下車。阿福拘不過他，將車放下，讓他自行，把空車拉着跟住他。烏筆規昂頭天外，兩隻大袖一飄一飄的走了一段路，覺着阿福還跟住他，回身道：『怎麼你不去！』阿福道：『老爺命我送你老人家到府，所以我

要送你老人家進門以後纔回去。』烏筆規道：『我車既不坐，還要你跟牢我作甚！你到底存着什麼心？你要惱得我性發，喊警察來趕你！』

阿福氣極，

也不答話，拉車轉身回去了。

烏筆規又走了一段路，頭上覺得少了一件東西，一摸，帽子不見了；歎道：『到底丟了一件東西。諒來他也斷不會因我一頂珊瑚結兒的帽子就跑走了，待我明天當着倉齋向他算賬。』自言自語，又走了一段。走不動了，找個地方歇息罷。剛巧是一條衙堂，衙堂口一座過街樓，樓底下放着幾乘退了轎槓的轎子，點頭道：『此處倒可以坐得。』一躬身鑽進一乘轎子坐下，拉過按手板，雙手端拱將頭靠在拳頭上面，舒舒服服的休息一下子。老年人不靜坐則已，一靜坐睡魔就來，竟呼呼的睡着了。對面巷裏嘻嘻哈哈一陣聲音，先跌出一個和尚，口中亂道：『泣衫先生，你跟我來，我認識這條路，決不會錯。』後面跟踉蹌蹌撞出一個泣衫，音吐不清，硬了舌頭說道：『不錯！此地我也認識，就要到你的廟了。』曹和尚道：『阿呀！不對！走了半天還在老地方，你看

那邊不是你剛吃過的酒店麼？」泣衫望過去，認不清楚，道：「難道我們還在這條街上嗎？」曹和尙道：「閑話休提，撒尿要緊，我要找個毛坑。」泣衫向街堂口轎子一指，道：「這不是廁所嗎？你去撒罷，我候着。」和尙跌撞到轎子口，拉開褲子，一股尿朝裏就射。裏邊啊啲一聲，和尙吃一大跳，後半泡再也不敢撒了，拉起褲子奔出，拖住泣衫就走，道：「闖禍！快跑！」二人一陣風的去了。待轎子裏鑽出烏筆規，朝外四望時，已不知撒尿的去向，光頭上水淋淋沿着耳際腮邊，從鬚髭堆裏順流而下，點滴滿身，一鼻子臊氣，口中大罵道：「誰是狗肉出來的！瞎了烏珠，拿轎子當作毛廁！」

幾個轎夫正在對過小茶店裏盤腿吃夜茶，望過來黑隱隱轎子裏彷彿走出一個人，在那裏指手畫腳的說話，大夥兒跑過來一看。內中有一個認識烏筆規，見他的形像又好笑，向茶店裏絞了一塊冷布來，讓他揩了一揩，送了他一

程路道：「烏老爺，前面已是你的府上，你走好，休跌。」烏筆規也不做聲，挨牆扶壁的摸到他家的間壁一家門口，他認爲自己的家已經到了，直衝進去，可巧那家的門未門，被他一推，就進廳上，漆黑地碰着許多椅子棹子，奇道：「我家沒有這許多棹椅！噢！不錯！明天是我們先太爺的忌辰，莫不是他們在這裏鋪設經堂，預備拜懺麼？」進去一問就可明白。」摸到裏進，見房裏燈光隱隱，推門進去，笑道：「我回來了。你還未睡嗎？」房中一個女子正在看書，忽見這樣一尊人物闖了進來，不禁大驚，極叫道：「趙升，趙升！」後廂房陳媯跑出來問道：「沈先生有什麼事？」沈鶴莊道：「我們學堂門爲什麼不門好？你看，這老頭子是那裏來的？」陳媯一看道：「啊！這是隔壁的烏老爺，怎麼跑到我們學堂裏來了？」烏筆規舉起兩隻大袖，朝鶴莊深深地一拱道：「太太，你怒，有事奉陳只因金姑老爺那邊多飲了幾杯酒兒，故而來遲，而且丟失了帽

子一頂。」竊莊蹀脚道：「他說的什麼話？」趙升呢？」趙升走進，竊莊罵道：

「令你管門，你往那裏去了？」趙升道：「本來此時大門早已關了，多因為等

候邵先生的原故。」竊莊掩着鼻子道：「你快拖他出去！」趙升拉着烏筆

規道：「走罷，走罷！」烏老太爺又不知在什麼地方吃醉回來。怎麼會跑到我

們學堂裏來了？」一拖一推將烏筆規搽出去。烏筆規還回頭朝竊莊笑了

一笑，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竊莊氣極，不高興再看書了，走進課堂裏，將電燈開亮，坐上琴台叮叮咚咚

彈琴解悶。彈了幾曲，見邵貞如還未回來，順手從旁邊檯子上取了幾張報紙

靜看。壁間的鐘鐺敲了十下，聽着它一秒一秒的過去，鐺的一聲，又半個鐘

頭；再彈幾曲，已敲十一下。悶悶的回進房中，當窗坐下，喝了一口冷茶，聽聽陳

媽聲正濃，在抽屜裏拿出一張小照，呆呆的瞧着。小照上端端正正立着一

個何友仁，全身西裝，神氣活現。霧莊瞧了一會，不願再看，狠命的一丟，將抽屜一關，起身擦下帳子，往床上一倒就睡；唉聲歎氣，那裏睡得着，眼睜睜住帳子外面一盞電燈，三更，四更，五更，雞啼了，天明了，邵貞如還未回來。沈霧莊一夜也未睡着，祇覺兩隻眼睛難過得很，洗了一個臉，胡亂吃些稀飯，梳好頭，外面小孩子的聲音已沸反盈天。趙升在那裏搖鈴催先生們上課。霧莊起身出來，正一片鈴聲的當兒，見邵貞如在前，何友仁在後走進來。

貞如向友仁道：『你看，我的時間準麼？』友仁道：『準得很，可惜只差一秒鐘。』沈先生已到課堂了。霧莊道：『你們二位倒巧，不先不後碰在一塊兒來。』貞如道：『對不起！昨天累你一人管屋子，寂寞得很。』友仁道：『還有趙升陳媽，都不在這裏嗎？』貞如道：『他們自然住在這裏，可是和沈先生是談不到一起的。』霧莊道：『和我談得到一起的人，和別人去談了。』友

仁道：「上課罷，上課罷。」三人走散，分頭上課。

下午照舊是貞如領着學生們遊戲。友仁無事，坐在教員休息室的搖椅

上打瞌睡。靄莊急急將一班手工班打發完了，奔進教員休息室叫道：「喂！何

先生！」友仁睜開眼道：「沈先生！對不起！請坐！」靄莊道：「爲何你今

天和我這樣的客氣，叫我沈先生？」友仁道：「你叫我何先生，我也只好以沈

先生回敬。」靄莊道：「昨天你忙啊？」友仁道：「不過逛遛湖，也沒有什麼

別的事。」靄莊道：「幾個人遛湖？」友仁道：「我和貞如兩個。」靄莊道：

「逛了幾處？」友仁道：「左不過這幾處地方。」靄莊道：「夜間呢？」友

仁道：「這可不能宣布。」靄莊道：「何以要守秘密？」友仁道：「因爲你沒

有權可以知道這些事，我無告訴你的必要。」靄莊道：「你說我無權麼？我

却有權可以問你。你從前不是對我說過不愛別的人麼？」友仁道：「一時

與之所至的說話，作不得準。戀愛本來自由的，法律上無拘束的能力。」

莊道：「法律上固然無拘束的能力，操守上却有始終如一的需要。」友仁道：

「迂哉，迂哉！愛字本來極廣泛而有趣味的，對於這種人可以愛，對於那種人

亦未嘗不可以愛。你却硬要人祇能如此的愛，而不能如彼的愛，究竟是何理

由呢？」鶴莊道：「我不懂。」友仁道：「你不懂麼？我再解給你聽。譬如

學堂裏有同性愛，這是我們過來人都曉得的。同性間本無可以戀愛成立的

理由，而偏偏要戀愛起來，這有什麼法兒可想呢？異性間更不必說了，隨時可

以戀愛，隨處可以戀愛，隨人可以戀愛；沒有說道在某種限度內不能戀愛的道

理。」

鶴莊見他舌尖鋒利，一時反無話可答。那貞如哈哈大笑道：「鶴莊說不

過了。」二人一驚。貞如站在門口道：「我已聽了多時了。」友仁道：「你

既聽了多時，好極，好極！坐下來，我們三人共同研究一下。」貞如坐下。友仁道：「剛纔靄莊責問你我二人昨夜的舉動，以爲不當。他說戀愛應當受拘束，我警解了半天，他還有點不服，你再和他談談罷。」貞如笑道：「靄莊，你有什么高見？」靄莊道：「此刻既然大家當面的談，我也不怕什麼，可以開誠布公直說出來，請大家評評這個理。」貞如道：「請講。」靄莊指友仁道：「他前個月坐在公園的椅上，指天對日說世界上除我外無第二個愛人。我相信了他，也輸我的愛愛他。孰料他的愛是漫無限制的，所以我今天要責問他。」貞如大笑道：「你真所謂『迂哉，迂哉！』我們昨天的一番舉動，並非戀愛呀！」靄莊直跳起來道：「這話欺誰！」貞如道：「其實也可以說是戀愛，不過不是你的意思中之所謂戀愛。」靄莊道：「我也不懂。」貞如道：「戀愛的意義有形而外的戀愛，有形而內的戀愛。換言之，可以分爲物質上的戀愛和精神

上的戀愛二種。」露莊搖頭道：「陳義太高，不懂，不懂。」友仁道：「還是我來說罷。你曉得可以發生愛的有幾種原因？不外乎情和慾。母子間的愛，兄弟間的愛，這是情，不是慾。愛錢財，愛犬馬，這是慾，不是情。惟有非母子關係的男女兩性間有時發生一種愛出來，這種愛包括情和慾。情就是精神上的戀愛。慾就是物質上的戀愛。究竟因情而生慾呢，還是因慾而生情呢？這句話古今沒有一個人能回答出來。不過有時候精神上可以稍為抑制，而物質上不能缺少需要。譬如說飢思食，渴思飲，食和我的心在那裏，飲和我的情在那裏，然而飢時不得不思食，渴時不得不思飲。有人說：「太上忘情。」其實太上何嘗忘慾呢？看古來大聖大賢，例如中國崇拜的孔丘，我們信仰的基督，誰不是私生子？私生子的來由是根乎情呢，還是根乎慾？我們常常說草木無情。草木固然無情，草木何嘗無慾呢？草木無慾，何必要仗風呀，蟲呀，

來作他的媒介。可見天之生物，處處要你們調和，不是要你們寶藏自守的，所以說孤陰獨陽，大傷天地之和。西洋人明白這個道理，慾字上特加一個性字，叫做性慾。近來盛行一種學說，名為「性解放」，男女兩性各自特有的局部機能，一個儘可以大公無我，一個儘可以坦白無私。實行此種性解放的國家，有怨女麼？沒有。有曠夫麼？沒有。古人說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舜之治也。你想怨女不怨，曠夫不曠，舍此外有何其他的方法呢？外國高級學校中出來的學生，十分之五實行性解放主義，不願成立室家。因為夫婦間的團結力，大部分是一個情字，不全仗這個慾字；而情之一字，畢竟少有歷劫不磨，始終如一的。與其追悔將來，莫若謹慎初始。而慾又不愁沒有發洩的機會，何苦一定要做成夫婦的結合，作繭自縛呢？不過有一層：所謂男女間的愛是很神秘的，相愛之後，不因不由的有猜疑心嫉妬心發生出來。既發生了這兩種心理，

其結果，巴不得將愛人終日懷抱在一起，防止外來的侵犯。於是想出法子，以夫婦的名義實行同居起來；什麼訂約咧，結婚咧，乃是表示這個人已完全屬之於我，他人不能妄想的了；這都是人類偏狹的心理，然而也是上帝造成這種人類思想的妙處；要不是如此，這家庭和社會從何而發生呢？等到男女兩性間要圖着百年厮守，白頭偕老的時候，這是情，不光光是個慾了。所以我剛纔說非母子關係的男女兩性間，有時發生一種愛，這愛裏面包括情和慾兩種原素。——真如瞧住蘊莊，見她默默如有所悟，在那裏悉心領會。

友仁又道：「不過男女兩性既成立了夫婦以後，情字固然有所歸宿，慾字不妨放鬆一點。因為男女兩性間，決不是一個對手方就可以滿足他的性慾。男性常常有這類舉動表示出來，女性何獨不然？祇因女性是緘默的，不大顯豁可以看出，而有時往往自己流露於不知不覺之中。要曉得慾度是有等差

的，有時需要與供給不相適合，應當顧而之他，不必斤斤於此中求發洩之道，結果需供不當，徒然惹傷了情感，增多煩惱。社會問題中不是有極大的一個娼妓問題？娼妓爲何而起，誰也能知道是調和男性性慾所發生。男性既有了此種發洩的場所，自然是趾高氣揚，滿心如意的了。而女性呢？不敢彰明較著的宣傳他的需要，少不得對月自傷，擁衾垂淚，晨占鵲喜，夕卜燈花，弄成一個多愁多病身，毫無活潑壯健的氣象。那狡猾些的，不免想法子偷偷摸摸的做些佈施功德。唉！這是何等可憐的事呀！

貞如道：「難道女人個個是要偷漢，男人個個是要嫖妓的嗎？」友仁道：「自然！我可以大胆說一句，女人之所以不偷，並不是不願偷，乃是怕社會上無情的物議而不敢偷；男人之所以不嫖，並不是不要嫖，乃是怕瘡疥惡疾花柳梅毒而不敢嫖。這不敢二字是懼怕心，懼怕心決不能遏止少年的性慾；有時

潰圍而出，氾濫橫決起來，那纔利害哩！這話還是一個淺近的設例，並不是基礎的立論。因為即使可偷，偷亦未免太苦惱，即使可嫖，嫖亦畢竟不正當。

根本的辦法，要實行性解放。那時女子何必偷，男子何必嫖？不嫖則娼妓從何

而來，自然而然的消滅了，這不是將社會上極大的一個問題解決了麼？同時

人類在豐富的性生活中，度佢們優美甜蜜的歲月，這是何等合理的事！所以

我昨天日間和貞如談了半天的婚姻，夜間和他討論了一夜的解放；我雖非生

公說法，她竟能頑石點頭。你問我昨天日夜作的什麼事，就是這麼一回事。」

貞如道：「靄莊！你要將情和慾分別的清楚一點。我們二人昨天這類

舉動，承認是戀愛，不過這種戀愛是局部的，不是純粹的；惟其中多少總有點情

包括在內，而離夫婦之情還遠哩。你却以為爲這種戀愛就可以成立婚姻，悻悻

然見諸顏色，這未免去題千里，迂腐之至了。」

友仁道：「誠哉，誠哉！」

貞如

道：『昨天的狀況，可以說他利用我，亦可以說我利用他。彼此互有需要，互相供給，纔成立了一種如此如此的事實。這種事實固然不能說他不是戀愛；不過是屬於那一種的戀愛，你自去揣摩罷。』
 靄莊道：『你們昨天夜裏一個大公，一個無私，實行物質上的戀愛就是了。』
 二人拍手笑道：『對呀，對呀！這纔明白了。』

貞如向靄莊道：『從此你也可同意了。』
 靄莊點點頭。友仁道：『自由戀愛中最麻煩而最難解決的，就是三角式的戀愛。若照我們這個樣子，可以說是三角戀愛的同盟了。』
 忽然外面街上一片劈拍碰碎的砲聲，接着千百面鑼聲齊起，三人急跑出來問道：『何事？』
 趙升道：『天狗吃了月亮，全城的百姓放砲鳴鑼，要嚇它吐出來。』
 貞如道：『中國人爲何如此的無知識，連月蝕的道理多未明白！』
 靄莊道：『中國的人民，有些程度已到了二十二世紀，

有些還在十七世紀，社會上那裏能夠有好現象呢！

三人走進膳廳，趙升開上飯來，一塊兒吃着。貞如向友仁道：「飯後你何

妨多留片刻，陪着我們再談談呢？」友仁道：「這可不能，還有人候着我呢。」

鶻莊道：「大概他要再去發明四角同盟了。」友仁嘻的一笑。

第五章 小友

友 小

慈宗小學校裏一班學生們和小雪頂要好的要算海明和愛文兩個。有

一日，因為小雪兩天沒進校了，他二人嘖嘖咕咕商量着要去望他。等到散學，

二人手攜手跳着出門，不回自己的家，遷往小雪家中。海明九歲，愛文八歲，一

路上東張張，西看看，望見一匹馬，或遇着一個地下爬的化子，他二人定要停住

脚，呆呆的看這馬和化子走遠纔肯走。經過一家糖菓舖，愛文道：「我們買點

東西去送小雪。」

海明道：「好！」

愛文摸出兩個銅板買了兩塊花生糖，海

明摸出兩個銅板買了一包南瓜子，興頭頭跳到門口，跑進去，口中齊叫道：「小雪，小雪！」

許四嫂出來道：「小雪！小朋友來了。」摸摸他們的頭。二人問道：

「小雪呢？」小雪在裏面應聲道：「我在這裏。」二人進內。海明道：「你

爲什麼不去讀書？先生罵你咧！」小雪道：「我要去，爹和媽不許我去。」

海明道：「怎麼不許你去？」小雪道：「大前天先生問我要錢，先生說再不給

他，不許我讀書了。我回家和媽說，媽告訴爹。爹說：「這兩天沒錢，不要去，等

有了錢再去讀書。」愛文道：「你不好哭嗎？說一定要去。」小雪道：「沒

有銅錢去讀書，怪倒楣的。」愛文道：「先生嚇你哩。你真不給他錢，他不會

趕你走。」海明道：「你明天去不去？」小雪轉問泣衫道：「爹爹，你明天給不

給我讀書去？」泣衫道：「明天再說。」愛文問海明道：「我們讀書給先生幾個錢？」海明道：「我給他兩塊錢。你呢？」愛文道：「我猜也是兩塊……」

我回去和媽說，叫她再拿出兩塊錢來讓小雪去讀書。」

泣衫見二人有趣得很，叫道：「來，來！讀遍書給我聽聽。」二人走近，

泣衫翻開小雪讀的課本，指定幾行。二人念道：「東邊顧顧，西邊顧顧，鵝鵝鵝，苦，鵝鵝鵝苦。」泣衫和四嫂笑了。

小雪抱出阿鈴道：「這是小妹妹，你們看看。」二人過去搶着要抱。阿

鈴不肯。海明道：「我們同出去頑耍罷。」愛文道：「噢！這一杯是什麼東

西？」小雪道：「這是我爹吃的酒。」愛文道：「我也吃點……啊啲！辣煞

了！」海明走到牆角邊亂翻一塊一塊的布道：「這許多布送我一塊揩石板？」

……啊啲！……屙……屙……屙……」四嫂道：「作孽啊！兩隻手弄臟了。」

小雪道：『媽！給我一個銅板，我買東西給他們吃。』海明道：『我有糖。』
 愛文道：『我有瓜子。你再買兩個銅板糕兒，我們辦酒席。』小香道：『我也要吃。』小雪道：『不要吵，辦好了自然給你吃。』四嫂道：『天快晚了，酒席不要辦了，頑一會兒回去罷，你們家中記罷哩！』海明道：『不辦就不辦，給你吃。』將一包糖擡進阿鈴懷裏。愛文道：『我也給你吃一包瓜子。』又擡到阿鈴懷裏。阿鈴左右躲避不迭。小雪道：『啊！我抱不動了。』四嫂接過。三人出去，小香也要去，四個人攜着手，咿呀唔唔的唱出去，後面還跟着一個搖頭擺尾的小狗阿花。

過了多時，小雪小香和狗回來了。四嫂道：『他們兩個呢？』小雪道：『回去了。』四嫂道：『明天小雪不上學堂。』泣衫道：『沒有錢。』小雪道：『媽！我要去呀！』扭住四嫂不放。四嫂道：『不管我的事，你自去和』

「你爹說」泣衫重重的將酒杯向棹上一放，道：「沒有錢，還要纏不清楚！」小

雪不敢再攆，站在娘身旁揩眼睛。泣衫長歎道：「讀書，讀書！讀書的人已讀

到這步田地，還要去讀書！」門外忽然有一個老者的聲音答道：「這叫做因

噎而廢食。」泣衫連忙站起叫道：「德生先生！」

老畫師劉德生走進坐下道：「怎麼了？又發酒脾氣麼？」泣衫笑道：

「沒有。」德生道：「小雪走過來。」小雪走近。德生攬在懷裏道：「好好，

這兩天我曉得你沒有去讀書。」小雪帶着哭聲道：「沒有。」德生道：「泣

衫！你的意思到底怎樣呢？」泣衫道：「我也無非是一時憤激之言。天下

作父母的誰願兒女失學呢？」德生道：「這話對呀！然則你爲何不想法子

呢？」泣衫道：「冷灶無烟，破絮不溫，得免飢寒，已屬萬幸，那有餘錢給子女讀

書？」德生道：「你的酒錢從何而來？」泣衫道：「慚愧！賒來吃的。」德

生道：「賒賬要還嗎？」泣衫道：「自然要還，焉有白吃之理？」德生道：「到那時還不出怎樣？」泣衫道：「到也沒有還不出的時候。」德生道：「可又來，你賒來吃的酒賬，到要還的時候，儘有法子去還，兒子讀書的學費，到要付的時候你儘說沒有錢，此話可通得去麼？」泣衫不能回答，半晌道：「我之飲酒，非因有錢而飲酒，實因無錢而飲酒，所以愈窮愈要飲酒。」德生道：「愈飲愈窮。」四嫂道：「老先生這句話真正不錯。你沒看見他結交的一班朋友，泥腿也有，光棍也有，和尚賊骨頭都可以和他在一起。」德生道：「這個倒不是這樣講。一個人當不得志的時候，往往喜歡和這般人厮混，聊以寄興，並非習下。祇要不同流合污，亦未嘗不可以杯酒盤桓。」泣衫對四嫂道：「你說我和和尚同淘，我何嘗念過一次經？我和賊骨頭作伴，我何嘗作過一次賊？我若能作和尚賊骨頭，我也不至於落得這副景象了。」德生大笑道：「這又是

過激之談了。」

門外忽擠進一個矮胖子，四嫂急忙退避。

胖子笑道：「果然此地是的。」

泣衫定睛一看道：「咦！」

少度兄！難得光降！」

少度道：「德生老伯也在此！」

德生點點頭。

少度答道：「前蒙大駕枉顧，敝行，我還未曾回拜過。」

一則

因為忙，二則說也抱歉，實在不曉得府上的所在。

那一天在湖上遇見令郎，我

從前見令郎的時候，祇有四五歲，那時雖然見了，有點彷彿認識，然而不敢冒叫。

今天訪友路過此地，見令郎在門口和幾個小孩玩。後來訪友回轉，再過此地，

我想不妨走進來問聲，果然一進門就見着老弟。老弟近來如何？老嫂好麼？

何妨請出來見見？尊大人是同居，還是分居？」

阿花自到主人家中以來，從未見這類鮮衣華服的人進來過，跑過來不住

的在他腳邊亂嗅。少度將司的克隔開他的嘴。他誤認為要打他，不禁性發，

老實不客氣，破口大罵，朝着少度汪汪的大叫起來。泣衫趕開阿花，讓少度坐。

少度四面一看，實無可坐的地方，說道：「我們還是站着談談罷。」一眼看見棹上酒盅，道：「老弟近來酒興如何？」詩酒生涯，儒生本色，像老弟這樣的清高，

真令人羨煞！」泣衫冷笑了一笑。少度向德生道：「老伯來了不久罷？」

德生欠了一欠身，道：「剛來……房屋雖小，何至不堪一坐！請坐呀！」少

度道：「小姪有點西洋脾氣，歡喜站着說話。」

少度問泣衫道：「令郎讀書沒有？」泣衫道：「在學校讀書。」少度道：

「快要畢業麼？」泣衫道：「尚未。」少度道：「令郎頭角嶙嶙，前程未可

限量，可賀，可賀！」泣衫又冷笑了一笑。少度道：「我還記得那一天和令郎

同遊湖的那位女士是那一位？」泣衫道：「是內人的妹妹。」少度道：「啣！

原來是令姨，我看她像個女學生。」泣衫道：「不錯。」少度說：「她在那一

校讀書。」泣衫道：「她在城外一個教會學校名叫撒母里亞女校裏肄業。」

少度道：「那學校在社會上是極有聲名的，跳舞尤爲有名，開游藝會的時候，我常常去參觀。」泣衫不語。少度又道：「令姨在幾年級？叫甚名字？」泣衫

瞪了他一眼。少度道：「並非我冒昧動問，因我有一個舍親亦想到那校裏去

讀書，想先結交那邊一兩個同學，一來可以先探聽探聽學校的內容，二來進校之後也可以有個照應。」泣衫道：「照此說起來，我告訴你罷，她是二年級的

學生，名喚張芳湘。」少度取出鉛筆，寫在袖珍簿上，道：「張是弓長張罷？芳

是芳草的芳罷？湘呢？」泣衫道：「湘水之湘。」少度道：「也是湘妃之湘。」

恭恭敬敬將二字寫好，藏在懷中，道：「改天請令姨和舍親一叙，你我二人作爲

介紹，那日務必屈駕。在什麼地方，我再差人拿片來奉請。我要走了。」向

德生一鞠躬。德生道：「不送了。」泣衫道：「那日再說。」隨後送出到門

口。少度道：「令姨明眸皓齒，光彩照人，卽妹可以推姊，嫂夫人的丰姿也可想而知，老弟的豔福真正不淺呀！」哈哈大笑。泣衫又冷笑了一笑。少度爬上車兒，叮嚀一聲，抱抱拳道：「再會，再會！」走了。

泣衫回進向德生道：「老先生，你看此人可厭麼？」德生道：「我那一天在湖上遇着他，與我沒有關係，也無可討厭。祇覺得他吃得肥肥的，大約如現在一班衛生家所說脂肪太多的原故，我倒担心他走起路來不穩，恐要中風。」泣衫笑了。四嫂道：「他永沒來過。今天到此作什麼？」泣衫哼了一聲道：「他是因爲你的妹子來的。」

德生道：「我也要走了。」小雪，你明天儘管去上學，先生那邊我已替你說好了，今天我就爲要通知你們這句話。」小雪答應一聲。德生道：「泣衫，你幾時到我那裏來談談罷。我有很好一大罈堆花花雕還未動一動呢。」

夫婦二人謝了幾聲。德生走了。小雪也高興了，和小香玩耍。四嫂燒飯。泣衫抱着阿鈴看書消遣。飯後睡下。

四嫂在枕上盤問泣衫道：「那胖子究竟爲什麼來的？」泣衫道：「說過爲你的妹子。」四嫂道：「他幾時見過芳湘？」泣衫道：「那天和小雪在湖

上被他見着。」四嫂道：「大概他看上了芳湘的人品，要曉得她的根底，特來探問你。」泣衫道：「大有此意。」四嫂道：「胖子幾歲了？」作何事業？」

泣衫道：「我記得他比我大四歲，二十七歲。現任大公銀行老板。」四嫂笑道：「那很好了。可惜我妹子年紀小些。」泣衫道：「七八歲的養媳婦，十四

五歲的小老婆，她一樣的也有了丈夫了，年紀小怕什麼！」四嫂道：「胡說！」泣衫道：「我是一點不胡說，你纔胡想呢！」四嫂道：「那末，那胖子不看上

了芳湘嗎？」泣衫道：「糾纏不清，我不曉得，我要睡了。」四嫂推他道：「說

呀！」泣衫道：「你管她做什麼？」四嫂道：「奇怪！我的妹子的事我怎麼不能管，而且還夾雜你的事在裏頭。」泣衫詫異道：「這真奇怪哉了，胖子要吊你的妹子的膀子，何以有我泣衫夾在裏頭？」四嫂道：「呆蟲！他二人成就了婚姻，你不是他的姨夫嗎？他不是大公銀行的老板嗎？和芳湘說一聲，要一點差使，難道他們好拒絕嗎？」泣衫道：「噫，噫！原來是爲此。我和你說：你的令妹我向來佩服他的聰明，看重他的人格；若是這一次居然被那胖子勾搭上了，配給了他，這人的價值在我眼睛中已一落千丈，半文不值了。」四嫂道：「呸！好不害臊！我妹子的價值要你來品評……你的意思，將來他二人設或有事來和你商量，你是要推三阻四的了。若是請你當個媒人作伐，你是更不贊成的了。」泣衫道：「豈但不贊成，而且我還要極力的破壞。」四嫂大怒道：「你這人不知生就一副什麼脾氣，我幾時定要請賽管轄來給你

算算命，有什麼晦氣星照着你，弄得你昏頭昏腦。」一骨碌爬起身來，坐到馬桶上去撒尿。

他二人若照往常的規矩，一言不合，定要拍桌打機，夫妻大鬧起來。今日

泣衫被劉德生、王少度、海明、愛文接二連三的一纏，酒吃得不多，所以此次一點也沒氣，竟呼呼的睡着了。一覺醒來，聽見外間小兒嚶嚶不休，原來海明和愛文兩個一清早就來看小雪，拖他上學去，現在外間爬在桌上看小雪吃粥。

友 小

泣衫下床，一雙鞋子沒有了，叫道：「我的鞋子呢？」四嫂道：「鞋子自然
在床邊。」泣衫道：「沒有。」四嫂道：「你再尋一尋看。」泣衫道：「真

正沒有。一定這兩個小孩子弄鬼。你問問他們。」四嫂朝海明和愛文一

看，兩個人板着臉，一聲不響，一會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嘻嘻的笑了。四嫂笑

道：「一定是你們兩個。說啊，鞋子在什麼地方？」海明道：「狗背去了。」四

嬾到天井中一看，見阿花背着泣衫一雙鞋子，有一根帶子從肚下兜住，蹲在缸邊啃骨頭。四嫂笑着解下，令小香拿進去。泣衫穿上，披件大衫走出來笑罵道：『好頑皮的孩子！仔細你倆的骨頭給我細細的捶。』小香吃完粥，掛上書包，道：『爹！媽！我去上學了。』

三人魚貫出門。一進課堂，龔莊叫道：『小雪！過來！你的學費，昨天有一個劉老頭子來替你繳了。這是一張收條，他說交與你，轉給你的父親收藏，你拿去罷。』小雪接過，隨班上課。下午上作文課，友仁出一個『象』的題目，令愛文作，小雪是『月亮』，海明歲數大些，題目難些，作的是『禮拜堂』。三人作完送上。

愛文歪歪斜斜的寫道：『象的鼻子很長，力氣很大。有一天，象和羊打架，象把羊的一隻角打掉了。明天羊去尋角，羊尋不着。羊說：我就做一隻獨角

羊」友仁笑道：「奇突得很！」批上九十分。

海明寫着道：「禮拜堂裏有基督，禮拜日有許多人來拜他，有些人坐包車，有些人走路，有些人穿皮鞋。基督生日是聖誕。這一日天下雨，很冷，大家不高興。」友仁道：「叙事也還清楚。」又批上了九十分。

小雪寫的字太小，友仁近視眼，低下頭細細的看了多時，笑道：「這真奇了。」小雪寫的是：「月亮在空中走。狗來了，月亮笑。月亮打狗，狗叫。月亮逃。」友仁問小雪道：「月亮怎麼能笑呢？」小雪道：「先生們不常說月亮是姑娘嗎？姑娘們的臉孔總是笑的。」友仁道：「月亮如何能打狗呢？」

小雪道：「月亮光照到狗身上，狗在窠裏嚇了一跳，像煞有人打他。」友仁笑道：「怎麼月亮又會逃？」小雪道：「月亮忽然被烏雲遮住了，不是逃走了嗎？」友仁笑道：「好好！」批上了一百分，又加上「冰雪聰明」四字的評語。

語。

友仁向一班學生道：『你們看，小雪只有七歲年紀，他的思想比你們勝過幾倍。』大家走攏來看小雪的作文簿。貞如靄莊也湊近來，看了一眼，笑道：『真的！這思想的確新穎得很，將來着實可以造就。』海明和愛文見小雪得獎，心中有點不服，叫道：『何先生，我們的不好麼？』友仁道：『你們也不錯。』二人高興了，和七八個孩子到操場上去拍皮球；小雪這時候依舊站得遠遠的。貞如道：『這真奇怪，每日小雪早晨進校時還高興，到這時候總呆住了。』一陣鈴聲，已是散學，小雪收拾起書包，尋朋友時，一個也沒有了，朝先生們鞠了一躬，獨自一人低着頭慢慢的回去。

第六章 錢慾和色慾

一日，車夫阿二跑了幾輪輪船碼頭的生意，來回走了二十多里的雲溪，又拉上幾個短路的好坐客，袋中滿滿的一袋銅板，一塊大洋錢，七八角小角子，累得滿身大汗，忙把車交班，趕到城河裏沐了一個浴，飛也似跑到一所桑園地上，裏面桑樹中隱隱有人頭鑽動。沿街石門檻上坐着一個人，戴一頂毡帽，啣一枝香煙，朝阿二點點頭道：「你來了嗎？」阿二走到桑園盡頭一塊大青石上，張桂生大搖大擺盤腿坐在上面做顛頭巧。阿二挨進，叫道：「桂生哥！我押三十個銅板的青龍。」桂生道：「銅板拿出來。」阿二數了一數押着，開出果然青龍，阿二贏了。再復一記，又是青龍，阿二又贏了。心中高興，心想這回倒有些彩頭，重重的押幾下，回去買些皮蛋豬頭肉回家小吃。果然接連又贏了幾記。忽見桑樹中又鑽進一個人來，後面還跟着一个小厮。桂生叫道：「阿福哥！今天沒事麼？」阿福道：「東家有點病，躲在姨奶奶房裏不出門。」

我也告了一個假，溜出來玩玩。」桂生向衆人道：「這是金公館裏的包車夫阿福哥。」衆人向阿福一看，見他一身黑洋緞衣褲，白滾邊密排鈕扣，散着不扣，一條馬帶繫在腰間，腆着肚子，好不威風。桂生指指後面的小廝道：「這個猴兒腮子的小鬼是誰？我沒見過。」阿福道：「他叫小牛兒，是花姨奶奶房中的愛嬌養進來的，在廚房裏跑動跑動。他是鄉下種田老的兒子，從來沒進城過，今天我帶他出來開開眼。」桂生道：「怪不得！我還道是你的兒子，心想這樣土頭土腦，原來是你家金公館裏的三小子！」阿福道：「我養兒子還早哩。」桂生一面說着，又做了幾副顛頭巧。阿二足足贏了十三角。阿福道：「桂生，你下去，讓我來。」桂生讓他。阿福蹲上，懷中取出三十二張骨牌，兩顆骰子，道：「我歡喜推大牌九，你們打罷。」

他們當車夫的習慣，街車夫見了包車夫要退避三分。這原是因為包車

夫拉的是叮噹雪亮的車子，風頭十足，處處可以橫衝直撞；街車夫拉的是蹩脚布篷車，嘴裏吹喝着，腿裏走着，一個不小心，還要受警察先生的氣。比較起來，

一個是大將軍八面威風，一個是小嘍囉伸頭縮腦。却不料賭起錢來也是如此。

阿二本是贏的；等到阿福一做莊，記記是輸，拿起牌抖索，再也配不好，連銅板和角子合大洋整整的輸了兩塊光景。阿福見場面上的打注也漸漸的懈了，沒有什麼油水，將牌和骰子往袋裏一放，立起身來，揮揮褲子，道：『不來了！』喝着小牛兒：『走罷！呆看些什麼！』衆人眼睜睜瞧着他去了。

阿二一摸袋中半文沙殼小錢也沒有，皮蛋豬頭肉沒得吃還不打緊，只是今天晚上的飯米從何處去開發呢？低頭思量，走到一家放債的葉文通的門口，推門進去。樓上問道：『誰？』阿二道：『是我。』樓上道：『是阿二麼？上樓來罷。』阿二漆黑的摸上樓，一張破帳裏睡着一位葉文通，身邊一盞碟

兒，碟兒裏一點點菜油，兩根燈草，一頭浸在油裏，用一個小錢壓住，一頭露在油的外面點着；碟兒上罩住一個雞蛋殼，殼上戳了一個孔，露出火光。文通正忙着扒斗裏的灰。阿二叫道：『葉先生！』文通道：『你來還我的錢麼？那一塊頭還少一期呢。』阿二道：『不瞞你說，今天又賭輸了，拿不出來，還想問你借一塊。』文通道：『有，有！』枕頭底下摸出一塊錢，道：『你拿去，照老規矩，一日付三角，五日滿期。不過今天是前次一塊頭的末期，你不拿出來，明天你要拿出六角，不要誤事。』阿二道：『自然！』接過錢，道：『我要走了。』文通道：『去翻本嗎？』阿二道：『場子散了，只好明天再說。』摸索下樓。文通在樓上叫道：『阿二，我的大門要替我推上。』阿二依言，替他帶好了門自去。

文通聽阿二走了，倒在床上閉目盤算：『某人是第三期了，某人是末一期，

某人再不拿出來，明天馬上請他吃生活。咦！那收賬的怎麼到這時候還不回來！

大門呀的一聲，有人推進來。

文通道：「是誰？」那人道：「我！」

道：「你是誰？」那人道：「是我！」文通聽不出是誰，疾忙起身，向鷄蛋殼上

點了一個火，撲的吹躑，三脚兩步下樓來一看，道：「原來是泣衫先生！」泣衫

道：「你聽不出我的聲音？」文通道：「有點疑心是你。請坐。」泣衫坐下。

文通道：「這幾天吃酒麼？」泣衫道：「酒那有不吃之理！」文通道：「和誰

吃來？」泣衫道：「和曹和尚吃過三四遭。」文通道：「我現在吸了幾口牢

什子，酒不能吃了。」泣衫道：「你記得從前和我們吃酒，吃醉了，背上店家一

扇大板門，從三義堂口一直跑到白龍坊大街，這事有的麼？」文通笑道：「怎

麼沒有！可惜現在沒有這樣酒興，又沒有這股力氣了。」泣衫道：「我此番

來看你，想向你借幾塊錢。」文通道：「幾塊？」泣衫道：「五塊。」文通朝
泣衫上上下下看一看，搔搔頭髮，道：「泣衫先生！你前次的五塊頭還有兩塊四
 角五分未清呢。」泣衫道：「沒奈何，你再借給我五塊，我照前次的樣子加二
 利息，一月還清，如何？」文通道：「分幾次還？」泣衫道：「分兩次。」文通
搖頭道：「太長！一禮拜一次，分四次還，每次一塊二角五分。」泣衫道：「可
 以。」文通道：「此刻我沒錢，等收帳的回來。」一語纔出口，外面走進一個
 橫眉怒目的大漢，將錢包向桌上一擲，道：「多收齊了；單少王老太婆的三角，阿
 狗的八角，烏阿爹的兩塊頭。」文通向包裹取出五隻洋交給泣衫，道：「這一
 次可要准日子！不然，我不難爲你，也有別人來難爲你。」泣衫笑道：「誰不
 知道你們放印子錢的利害，自然要還你。」文通道：「知道就好。我不送你
 了。」

泣衫走到路上，心想時候還早，那裏去喝幾盅，正打主意，遠遠見一個人踢躑躑的晃近前來。泣衫歡喜道：「桂生，你往那裏去？」桂生道：「剛賭輸了錢，喝了幾碗悶酒，要回家去。」泣衫道：「隨我來。」把桂生拖到酒店裏坐下，道：「我再和你喝幾碗。」桂生道：「好極了。」二人喝了幾碗。桂生道：「許先生，你剛纔從那裏來？」泣衫道：「不瞞你說……」將剛纔向葉文通借錢的情形告訴了他。桂生道：「這葉麻子可惡，從前天天在一塊兒吃酒，現在吸上鴉片煙，不吃酒了，就忘了交情麼？放印子錢放到你身上來，嚟哩嚟囉有這許多話頭，偏不問他借！許先生，你那五塊錢拿來給我。我這裏有錢，你拿去儘用。我先和你到老葉那裏去轉一轉，再來喝。」拉了泣衫重到文通家裏。桂生大喝道：「老葉！滾下來！」文通下樓。桂生道：「你吸鴉片吸迷了心麼？」許先生是咱們多年的朋友，你現在不吃他的酒，就忘了他麼？」

和你騰那個五數兒，也值得這許多做作！」文通陪笑道：「不瞞二位說，我這裏放的債，還不是我自己的，是高牧師托我代放的，我不過抽個過節兒。」桂生道：「不管你高牧師低牧師，現在不要借了。」豁唧唧一聲，將五塊錢直攢過去，轉身就走，喊道：「泣衫先生快走罷，再站在這裏我要打人了！」

泣衫隨他回到酒店，見桌上多了一副碗筷，端端正正上面坐着一個和尚。

桂生道：「賊禿！你怎麼會尋到這裏來？」曹和尚道：「我走過此地，進來洗

洗嗓子。夥計告訴我，你們在此地，我就在你們這桌上坐下，蝦兒已被我吃了

大半盤。」桂生道：「你倒會算計，不問情由，坐到我們桌上，吃了算誰的帳

呢？」曹和尚拍拍胸脯道：「我的！」泣衫笑道：「今天我們是公司，三七一

十一攤派，用不着我的你的。」曹和尚道：「出家人向不做沒面子的事，要吃

是一個人作東；三七一十一的公司大菜，和尚沒有吃過。」桂生道：「饒他吃

了白食，還要說嘴。」

曹和尚道：「閑話你提，我來講一個現成笑話給你們聽。剛纔我走過鼎

鼎大名的醫生畢佛餘門口，他的兩扇大門緊緊閉着，上面貼着一張紅條，寫着「後門候診」四個大字。他的意思，誰也能知道，有病來求教的人，都走他家的後門進去，候他的診。不過他寫得太簡單了，好像他的後門有毛病，要人去診他似的。我恨不得跑到他家的後門口叫道：「喂！你後門有毛病，讓我和尙來療治，好麼？」桂生和泣衫齊笑了。

桂生道：「我剛纔走過一家棺材店門口，門口也貼着一張字條，寫着「開張一月內，減價八折。」我想那一位要便宜，可以去睡他的減價棺材。」和尙也笑了。

泣衫道：「你們曉得許多店舖招牌上有加上某某記的字樣，如同烈記芳

玉齋，吳記天寶堂。這原是因為字號相同的，多加一個記字分別新舊真假，免得魚目混珠，却不料出糞的廁所上也要加上一個記。有一日，我走過多子橋河下，看見一處廁所的牆上寫道「張記方便所」五個大字。」桂生道：「這個倒有點道理在裏頭。從前衛生警察還沒有辦理，肥料公司還沒有設立的時候，隨處可以安排一二隻糞缸，造一間便所，讓來往的人撒尿撒屎。你想這幾條街上，每日來往的人不知多少，每一點鐘裏要大小便的人也不知多少。所以有幾個有錢的人，情願買了地，不蓋住屋，單造毛坑，賣糞取利。那白龍坊金公館的祖宗，不是買了許多豆腐乾兒似的地皮，城裏城外造下幾十間廁所，就靠在這幾十間廁所上頭賣糞發財的嗎？」許先生所說的張記方便所，大概這左近還有幾所，恐怕收糞的人亂收，這是生意交關的事，所以在方便所上特別加上一個「張記」劃清權限。」泣衫道：「果然，那一帶毛坑不止一處。」

桂生道：「那就對了。」

三人談談說說，喝了八斤酒。曹和尚忽然怪叫道：「該死，該死！我有一

句要緊話忘記告訴你們。」泣衫道：「什麼話？如此大驚小怪！」曹和尚

將帽子除下，指指光頭道：「你們看我的頭有沒有六斤四兩重。」桂生道：「足

有六斤四兩，還是公秤，要是行販賣菜的秤，還不止。」曹和尚正色道：「休笑

話，我告訴你們，我要去當兵咧。」泣衫道：「這真奇談了！出家人慈悲爲本，

怎麼要去幹殺人的勾當？」曹和尚道：「我不是和一般志士們一樣，什麼南

征咧，北伐咧，有什麼宗旨。我也不和一般將軍們相似，什麼護國咧，護憲咧，有

什麼主義。我覺得做一個人，要有三件本領：第一要會吃酒，第二要會念佛，第

三要會殺人。我酒能喝，佛也能胡謔幾句，單單不會殺人。」泣衫將一大碗

酒一飲而乾，拍桌道：「你再說下去。」曹和尚道：「當強盜，殺人，犯法的當兵

殺人不犯法的。本來人也太多了，殺幾個頑頭，也算不了什麼一回事。」泣衫道：「痛快！痛快！」又吃了一盃酒。桂生陪飲了一碗。曹和尚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刀還未屠，佛如何成起？」泣衫拍手大笑道：「有趣，有趣！幾時動身，要通知我；我餞你五斤好酒，讀一卷金剛經，祝你殺人盈城，流血盈野，被人家香花供養，都頌你一聲『萬家生佛。』」曹和尚道：「與之所至，說行就行，到那時來不及通知你，也未可知。」泣衫仰天長嘯一聲，拂袖而起，道：「走罷，走罷！」

桂生付清酒鈔，三人分路。泣衫獨自回家，走過基督教青年會門口，見牆上貼着許多拒賭運動的格言，節儉運動的圖畫，和平運動的廣告，裏面燈火輝煌，人影幢幢，二層樓英法大菜間坐滿了人，欄杆邊立着兩個人，一個矮子，看過去好像是王少度，旁邊貼身立着一個頭髮燙得蓬鬆卷曲的女子，好像是張芳

湘。泣衫想他二人果然認識了，金錢真是萬惡的東西；既而轉念這種事也得去想它，裝做不見，低頭走過。

樓上王少度張芳湘早已看見泣衫。少度想走下來招呼。芳湘攔住道：

「這個書嘍頭，理他呢！徒然敗我們的清興。」少度道：「張女士的見解自

是不差，我們還是吃西餐罷。」堂上已無座位。少度皺皺眉頭，喂起兩片嘴

唇皮，噓哩哩的幾聲。走過一個侍者。少度道：「僕歐！有坐位嗎？」侍者

道：「先生，幾位？」少度伸伸兩個指頭。侍者道：「有一間小房間，是貯物室

改的，可惜黑一點。」芳湘連忙道：「黑一點也好。」侍者將他們引進一間

房裏，對面坐下。

芳湘道：「我們學校裏的同學，到此地來頑的不少，免得被他們看見，所以

我歡喜這間房。」少度道：「我也有不少朋友常到此地來，我也免得被他們

看見，我也歡喜這間房。」侍者送上兩客一元五角的特別大菜來，二人吃着。少度在袋裏摸了一陣，掏出一小瓶白蘭地來，笑道：「此地是不賣酒的，我帶了些來。」芳湘皺眉道：「這辣酒有什麼好吃？聞了就使人難過。」少度忙道：「我不吃了。」仍放到袋中，笑道：「我到貴校，微幸看見女士打網球，真打得好！」芳湘道：「不曉得什麼原故，今天手上不得勁，輸了一個克姆。」少度道：「鄙人在美國的時候也極愛玩這個，回國來身體胖了，轉動不靈，玩不動了。」芳湘低頭一笑，道：「本來是吃得太胖了。」少度道：「小姐愛打的是雙人網球，還是單人網球？」芳湘道：「我愛單人網球。」少度道：「我也愛單對單的打。停會兒我倆去頑頑好嗎？」芳湘笑道：「省省罷。胖子的麵包袋兒裝滿了，更不能動了，還想打球！」少度道：「那麼，我們不談運動，談學問罷。女士讀的英文是什麼課本？」芳湘道：「英文津逮。」少度道：「第

幾冊？」芳湘道：「第三冊。」少度道：「英文津逮編得真不錯。」芳湘道：「我們學校裏的英文一課，是外國女人教的，格外覺得有益。」少度道：「對啊！英文一課萬不能叫中國人來教授。試想，中國人學外國話，自然要打一折頭，再拿來教人，又要打一折頭。若是他學的時候，是跟外國人學的，折頭還好；由中國人學來的，折頭更不知要打到幾折了。那以誤傳誤，一錯再錯，發音的不準確，咬字的不清楚，毛病百出，如何能學得好？」芳湘道：「王先生是美國留學生，英文程度當然是很高的了。」少度登時滿面春風道：「不敢不敢！勉強能夠對付得過去。敝行裏逢到外國人來放款，存款，匯分的時候，我總跑過去和他談談，一則回國以後與他們接觸的機會太少，藉此可以練習練習；二則敝行裏幾個辦事人，見了外國人總是咕咕略略說不上來，我非得親自去擦面子不可。」芳湘道：「像先生這樣身為行長，還要去做這些事，未免

大勞罷！」少度更大為得意，將腦袋搖了幾搖，道：「咳！這叫做沒法的事，誰還來體恤我呢？」芳湘道：「府上有幾多寶眷？」少度道：「說也慚愧。鄙人幼年父母棄養，壯歲飄泊重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影隻形單，伶仃孤苦，真自覺身世也太可憐了。」芳湘道：「照此說來，先生尙無師母？」少度道：「豈敢！鄙人僥倖畢業西洋，忝居銀行經理，雖然學問沒有，總想得一個學界出身的大家小姐作為佳偶，纔得稱心。」兩道眼光直射過來。芳湘低頭，纖手擺弄那咖啡茶的糖。少度道：「小姐明日有空嗎？」芳湘道：「我們學校裏除了星期六下午以外，就是星期日也要做禮拜，沒得出來。另外日子除了至親可以會見，其餘一概不見。」少度道：「真討厭，我們又要一星期纔得相見。」芳湘道：「話雖如此，仍可以借點事由請假出來，祇要和舍監有交情，沒有不准之理。我在學校裏蒙先生們看得起，令我當個級長，對於別位同學的事，先生

有不相信的地方，盡是問我，那我自己的事，沒有不得他們的信用的，所以我要出來，也沒有什麼妨礙。不過出來也沒有什麼事呀。」少度道：「今日與女

士暢談衷曲，宛嫌不暢，明天我喊汽車來接你，找一個清僻的所在，談它半日。」

芳湘道：「也好，改日我還要約幾位姐妹到貴行來參觀，不知可以麼？」少度

拱手道：「歡迎之至！鄙人當率領全體人員竭誠招待。」芳湘笑道：「我們

又不是銀行的理事長來查帳，要累你率領全體人員來招待……」看一看

手錶，「阿呀！八點五十分了，我要走了！」少度道：「還早哩！」芳湘道：「我

們學校裏規定，九點鐘關門，過時不準出入。」少度道：「不妨！外面有我的

汽車包你五分鐘就到。」芳湘道：「寧可早走一步。」

二人並行下樓，少度道：「今天我這一聚，可要告訴泣衫？」芳湘沉

吟道：「我想可以不必。這人很怪僻，不明社交的道理，還是不合他曉得為妙。」

少度道：「不使他知道也可以，但是將來你我還有許多事要和他商量。」
 芳湘立住道：「什麼事？」少度道：「沒有什麼；不過我個人理想所及，設或將來有些事。」
 芳湘隨走隨說道：「王先生！我們女學生見人說話，最討厭的是吞吞吐吐，含混不清，有什麼事儘可以當面透亮的喊出口來，可以的是不可以的是不可以，直捷了當，有何避忌吶吶不能出口呢？」少度道：「是，是！我也最歡喜這類脾氣的人，社交上本該如此。」
 走到門口喊過汽車。芳湘道：「我們明天再談罷。」少度道：「夜深路遠，鄙人送女士回去。」
 芳湘道：「怕什麼！」少度道：「小姐雖然胆大，鄙人終覺耽心。」
 芳湘道：「承你的美意，以爲我是個女子，要保護我，我們女學生最恨的是要人保護，這何異于自己承認屈服于男性底下的奴隸了。而且你自命爲保護，在一般不明白事理的人看來，還以爲你狎視我哩。」
 少度陪笑道：「女士的思想真正深刻之至。」

既如此，便不再送，就請登車罷。」芳湘嫣然一笑道：「如此纔不錯，我們明天見罷。」

少度不敢再說，只吩咐車夫道：「快送這位小姐上撒母里亞女學校裏去，車子開快些，喇叭放響些。」車夫答應。少度看芳湘登車走遠，慢慢的在馬路上躡着，自言自語道：「玫瑰花兒雖好，無奈有刺，觸手得利害。我慢慢的用水磨功夫，將他的刺磨平了，這花兒不怕不握住在我手中。」

兵

第七章 兵

太陽追逐月亮，月亮追逐太陽，那日子一天一天如軸轆般轉着過去，轉眼間樹木的葉子青了，綠了，黃了，又簌簌地落下地來了。剩下幾枝枯桿兒，被風一吹，那枯葉兒又不知往那裏去了。枝兒上的雀兒，忙忙的幹那過冬的生活。

漸漸的風起了，烏雲整天的不斷，在天空中堆上來，雪花兒一片一片的飛。淙淙不絕的流水，此時凝住不響，幾隻小船弔在石磴邊，動也不動。小板橋上有幾隻腳印兒，却是狗的，不是人的。四面山谷中，偶然有幾聲怪叫的鳥聲，聽到耳朶中，毛髮直豎起來。後半夜慘淡的月亮，忽然露出半個臉兒，照得大地上一片白色，此時一切生物已如死去，聲息全無，世界上，一點生氣也沒有。

有一家在板橋盡頭的桑地上，此時呀的一聲開了門，走出一個胡阿牛來，向着天道：『雪住了，月亮出來了，幸虧下得不大，可憐隔壁王老大娘兒們快凍死了。』隔壁的王老大，此時正蜷伏在老娘腳後，一見月亮，霍的爬起道：『我候愛嬌去。』一路的腳印兒跑到橋上，痴痴的呆了半天，望着空中道：『天還未亮，怪道愛嬌還未來。』楚回家中。王老媽僵臥在床上，有聲沒氣的說道：『阿大！你過來。媳婦兒是不回來的了，你也不必天天到橋上去等她。我

望她再給我三塊錢用用，可憐不能夠的了。我死後靠老天的福，年成好，再要一個罷，我是不能再看見了。」王老大撲在娘身上哭道：「娘！你說這些。」

王老媽道：「我要回老家去，床底下還有半升米放在破鉢裏，我不捨得吃，從沒說出來，明天你燒頓飯，算度過了年罷。」王老大道：「我知道。娘睡罷。」

王老媽大叫道：「愛嬌！你真忍心，不回來麼？」王老大道：「天還未亮呀。

天亮了，她定回來。」王老媽道：「你休癡想！她是不來定了。我也要走了。

丟下你一個人，要自己好生照顧自己，從此天底下再也沒有人來疼你了。」

王老大痛極，哽咽不能回答一語。王老媽道：「我見愛嬌彷彿回來……呦！

已進來了……」王老大忙回頭一看，那裏有人。一陣冷風，王老媽啣啣一

聲，脣着嘴死了。

王老大放聲大哭。

胡阿牛聽見，過來陪眼淚，幫他料理，向施材集裏領了

一口薄皮棺材，胡亂安葬已畢。從此王老大格外孤苦，每天半夜三更起來站在橋上，呆等愛嬌，那裏有一點踪影。一日，胡阿牛帶了小牛兒過來道：『喂，老大，小牛兒昨天夜裏回來了。你要探聽愛嬌的消息，可問他。』王老大一把拖住小牛兒道：『好兄弟，告訴我，愛嬌怎樣了？』小牛兒一隻指頭伸在嘴裏咬着道：『我不曉得；我只曉得王大媽要跟老爺上任去。』王老大急道：『真的嗎？』小牛兒道：『家裏用人都打點動身。』王老大道：『爲什麼不通知我？』小牛兒道：『我不曉得……花姨奶奶死了，房裏頭的事都是王大媽作主。她一定要帶了我，是我捨不得，夜裏溜回來了。聽說今天就動身。』王老大一言不發，回進屋裏，搶了一個包袱背在肩上，道：『我去了。』阿牛道：『你往那裏去？』王老大道：『找愛嬌說話。』阿牛道：『幾時回來？』王老大道：『不回來。』如飛而去。胡阿牛歎息回家。小牛兒尋鄉間孩子。

去頑耍。王老大直奔進城，一直到白龍坊大街金公館門口。抬頭一看，倒抽一口涼氣，只見雙門緊閉，上面貼着一張字條，不認識，央及過路的先生讀給他聽道：『本宅金大老爺榮任安節縣知事，自後公文信件，請轉縣署。金宅號房啓。』王老大不懂，又求他講了一遍纔明白，頓腳道：『可恨小牛不早通知我！』低頭思想，『姓金的那裏放得他過，活活的將我妻拐去，要找我理論，戮他十七八個孔，纔得出氣。身無兵器，如何行得！罷罷！老娘已死，橫一橫心到營裏去吃糧，被砲彈轟死在陣上，是姓金的運氣；若活着，有一枝手槍在手，上天下地總要找他拚命。』想定主意，直往包山招兵處而去。

包山營門口豎着一面大旗，門口許多告示，王老大也不管它，往裏直闖。當門一張長棹坐着一個軍官，身後幾個兵，見王老大進來，喝問名姓。老大隨口道：『王得勝。』有位醫官過來驗過他的身體，令他具了甘結，畫了十字，隨

即編入第三排。那排長生得相貌魁梧，聲音洪壯，細細問了他一番，領他見了同排的弟兄們。第二天跟大衆上操場，吃過無數的鞭子，嘗過不少的火腿，纔學會了起立，跑步，納彈，放槍，一切操法。過了月餘，就開拔到一望無邊的荒野上，趕他到一道地溝裏去，左右一看，已不是同排的弟兄，另是幾個兇眉兇眼的漢子，問道：「你是王得勝嗎？」王得勝道：「是。」那幾人道：「隨我來。」將得勝帶進溝中，令他兩隻鳥珠露出地面，步槍瞄準敵人，不可隨便亂放。得勝一看，溝裏雖是拖泥帶水的地，却也百樣齊備：整堆的大餅，牛肉，麥吃就吃；一罐一罐的紙煙，一瓶一瓶的好酒散亂着；許多骨牌，骰子，紙牌兒，竹籌兒，稻草上面安放煙盤，煙燈，幾枝毛竹老槍，那些兵穿梭似來回吸着；還有幾個剝得一絲不掛的女人，祇剩了一口氣在那裏懶懶的躺着。得勝想：「幾時也叫愛嬌到此地來嘗嘗滋味。」猛聽得一陣大叫：「衝鋒衝鋒！」同溝的弟兄連爬帶跳的

上去。得勝跟着一片聲震得天也能動，『殺！殺！殺！』得勝到此時，什麼種田，什麼老娘，什麼妻子，全沒有了，祇覺腦門裏如同油沸，血灌了臉，筋肉直暴起來，嘴裏狠命道：『殺！殺！殺！』直往前去，頭上嘔嘔嘔過去的盡是大砲彈子，也顧不了許多。一眨眼，前面一人喊道：『媽呀！』倒身躺下。就踹他的胸口過去。對面敵人已近，這時候更是性命相撲，得勝天生牛力，把娘胎裹帶來種田的力氣全使出來，不辨天南地北，不分青黃皂白，眼迸火光，唾沫直瀆，一陣橫刺豎割。忽然膀臂上冰冷一下，立不住倒下，耳中霎時聽不出聲音，等到醒來，已睡在一張竹榻上，身旁坐着第三排的排長道：『好小子！真能殺！』得勝嚔啣一聲，擋不住，仍舊閉眼睡下，慢慢的醫治好來。

打仗的原因，不知道究竟因了怎麼一回事？打仗的結果，又不知到底算是那一方面得勝？祇見第三排的排長肩章上多了一顆星，帽上又加了金邊。

王得勝也掛上指揮刀了。他二人少不得做了些當兵的應該做的勾當，腰包也滿滿了；嘴吧也油油了；就是那最居下流的生殖器，也連帶着享了些意想不到的幸福。小姐，少奶奶，平常時候深居簡出，輕易不得見個面兒，至此也只好由這件東西橫衝直撞擺弄一番，什麼老閨女，什麼貞節婦，都一筆勾消。一本糊塗大賬，即使請了朱夫子程夫子到來評斷這個理，他二位也祇好搖頭太息，暫時擱起，改日再說的了。

王得勝隨着大眾胡撓了幾天，攪得厭了，算計着自己的事。那第三排排長現升連長的那位向上官告了一個假，一路上乘車坐轎，奔到一個去處，先在門外聽一聽，聽得裏面一個男人的聲音罵道：「屋子髒得這個樣子，令人可以立足嗎？」一個女人的聲音笑道：「聽聽看，好大的老爺口氣！你府上有多少僕人雇在這裏？燒茶煮飯，淘米洗菜，烘尿布頭，換尿褲子，全是我一個人，還

要擺這種臭架子！你要擺架子，前世沒有修哩！一個小孩捫着鼻子道：

「臭啊！」女人道：「啊啲！快拿草紙來，小鬼屙撒出了！」那男人歎道：

「這屋子裏真再也坐不住了。」起身一抬腿，踢開門，嚇了一跳道：「誰？」

認了半天，「唉，曹和尚！」曹和尚嘻嘻的笑道：「泣衫先生，你不認得我了？」

泣衫道：「好好，當軍官了，鬚子又沒有了，我如何能一時認得？恭喜，恭喜！」

曹和尚道：「我們喫酒去。」走到一家相識酒店坐下。堂倌上來，認識泣衫，

着實釘了曹和尚兩眼，到櫃台裏指指點點的說話。

曹和尚拍棹道：「拿酒來！」堂倌諾諾連聲，端上酒菜。曹和尚道：「你

現在還窮麼？」泣衫道：「讀書的人沒有不窮！」曹和尚道：「不要緊。」取

出一大捲鈔票，順手拿出十幾張遞與泣衫道：「你拿去用。」在裏衣內掏出一

副金鐲，一串珍珠項圈，又送給泣衫道：「這些東西帶在身邊怪累贅的，你拿去

變賣了使用罷。」泣衫道：「這些東西不是正當來路。」曹和尚道：「莫管它。我們講的是共產主義，不論誰有錢，看見了就可取來用。」旁座有一位亂鬚滿腮長袍闊袖目架大眼鏡的一個老頭子，聽了舐嘴抹舌，而搖頭太息道：「化私爲公，天下莫不得其平矣。」曹和尚看了他一眼。泣衫道：「你先和我說要殺人，大概如願以償了。」曹和尚道：「殺得數不清楚。」泣衫道：「貪墮二字你已大犯而特犯了，還有你們佛家所最戒的一個字呢？」曹和尚道：「那更不得了！簡直是兼收並蓄，無美不收！」那旁座的老頭子又道：「斯語也，直當墮入十八層阿鼻地獄。」曹和尚實看了他一眼。泣衫笑道：「佛說罪過，可爲你寫照。」曹和尚道：「佛說罪過，是欺世人將佛性磨滅的緣故。我雖無美不收，却不肯將含有我佛性的種子流傳到人間，行事時總有一個套套兒帶在調調兒上頭，祇有興雲，從未佈雨。一滴楊枝水未曾灑到

下方有何罪過？」老頭子又道：「阿鼻地獄猶不足以蔽其辜，直應墮入畜生

道。」曹和尚猛跳起來道：「你說什麼？」老頭子躬身道：「賤姓烏，草字筆

規。小婿是現任安節縣知事金倉齋大老爺。」曹和尚道：「喲！你的女婿

就是金倉齋麼？」等罷，有人要找他咧！烏筆規道：「如有人要找小婿，請

他到舍下來一轉，拜煩他捎個信兒去。舍下離此不遠，進巷就是。」曹和尚

不理他，自與泣衫吃酒。

烏筆規見他二人不談了，無可批評，添了一碗酒，喝下不吃了；起身走到街

上，見有賣報的，心想自從姑老爺去後，有好幾個月沒得報看了，不知我國的大

局糟到怎樣地步，且買一份去看看，數了幾個銅板，向賣報的買了一份隔日的

新聞報，一路走，一路沿着電燈桿底下低頭細看。先看封面上，一行一行大字

的廣告，翻轉來瞧那徵求類裏的細字，小廣告中間有一段，他特別注意，讀了又

看，看了又讀，不禁喜得抓耳搔腮，笑容滿面，道：『天下有這等樂事啊！我的老運到了。』登時報也不看，挾在腋下，腳不停蹄的跑回家中，直到臥房裏，叫道：『快起來！』

烏老婆子正歪在炕上做她的好夢，夢見與烏老頭子那年洞房花燭的情景，剛在簇擁進房，坐床撒帳的時候，好不得趣，突然被老頭子喚醒，不禁罵道：『什麼大驚小怪！』

烏筆規道：『起來，我有話和你說。』

烏老婆子起身坐在床沿上，掠了一掠鬢髮，道：『說呀。』

烏筆規道：『我問你，你和我養了兒子沒有？』

烏老婆子誤會了意思，以為烏老頭子的老興發了，故意拿這話來招惹她，這不正應了剛纔那個夢兒的情景嗎？心裏也有點動動的，待理不理的道：『我不曉得這件事。』

烏筆規急道：『人家不同你頑，正經在這裏和你說話！』

烏老婆子道：『你昏了！我和你何曾有半個兒子？只生了一個女兒，嫁給倉齋。』

若有兒子，你那一天也何至于因幾塊錢去看金倉齋太太

的臉嘴了？」烏老頭子道：「好了，現在你有兒子了！」烏老婆子道：「放

屁！兒子豈可以隨便變得出來的！」烏筆規道：「此所謂爾我之老運亨通也。

我向不買報，今天無意中買了一份看看，就看出我的兒子。」烏老婆子道：

「你那報上有兒子麼？」叫他走下來給我看看。」烏筆規道：「慢着；我念給

你聽，上面四個大字「招收父母，」下面幾行寫着「鄙人畢業西洋，早失怙恃，

極願享受家庭天倫之樂，如有高年耆德，相貌端莊，膝下猶虛，願爲人父母者，可

寫明姓名，住址，年齡，籍貫，函投本館第二百六十八號信箱，約日相見，以定去取。

此佈。」你懂麼？」烏老婆子道：「有點明白。」烏筆規道：「他說他自己

是外國畢業回來的，沒爹沒娘，很想尋一對爹娘作伴兒，若有年紀老，相貌好，沒

有兒子的人願意作他的爹娘，可以告訴他，再當面挑選一番。」烏老婆子道：

「你趕快去告訴他，我們願意做他的爹娘。你的相貌別的是不合用，做人家

的老子是很對的。就是我莫說做個娘，就是充個祖奶奶也很夠合式的了。」
烏筆規道：「不錯之至。」隨即提起筆來，寫了一封信，開首表白一番仰慕，願意做他的父母，隨將姓名住址等，端端正正開列在後面，送到報館裏第二百六十八號信箱。過了幾天，果有信來，約他二人公園相見。

烏筆規和老婆子打扮得煥然一新，夫前妻後，搖搖擺擺到公園坐定，來往的人不少。老婆子見有年輕的男子走過，就問老頭子道：「來的可是你我的兒子？」烏筆規扯她的衣裳道：「別亂嚷！惹人罵。」

嗚嗚幾聲，遠遠的來了一部汽車，汽車上跳下一個胖子和一個俊俏女郎，並肩走進公園，四隻眼不住東張西望，行經烏筆規夫婦面前不禁止住了步，端詳了一番，問道：「你姓烏麼？」烏筆規道：「不錯；賤姓烏。我們是來尋兒子的。」胖子將臉一沉，道：「別胡說！你們跟我來。」烏老婆子沒口子答應。

道：『是，是，是！』胖子向女郎道：『芳湘，我看這兩個貨倒有點合格。』女郎道：『我看也對；可惜有點獸頭獸腦，難得十全——就挑中了他們罷。』明天你將那廣告停止；這類廣告很惹人注目的。』四人走到隱僻的所在坐下。

烏筆規道：『請問先生……不對……我還得先請教，此刻是稱呼兒子？或是稱呼先生？』少度答道：『當然先生！』烏筆規道：『那麼請問先生貴姓？』胖子道：『我是王少度，她是張芳湘。』今天約你到這裏來，要聽我幾句說話。我們這件事是有條件的：第一，只有父子的名義，稱呼上仍舊你叫我先生；第二，你在我家不准擺架子，給你穿吃，你就穿吃，不給你穿吃，你躲在房中不准出來亂嚷；第三，我們的關係是有期限的，等到我不高興要父母了，就得趕你們出去，你們要立刻給我滾。這三個條件你能承認嗎？』烏筆規道：『承認，承認！』不過名義上總要稍為顧到一二，稱呼上似欠研究。』少度道：『什麼

名義不名義！愛如此就辦，不如此就走散。」烏老婆子見了這一對嬌兒嬌

婦，心中歡喜得忘其所以，走到甘蔗攤前化了四個銅板，買了兩段甘蔗，遞給少

度道：『你們吃些。』少度接過丟在地下。烏筆規道：『兒子媳婦是假的呀，

你不要冒冒失失。』少度道：『怎麼樣？想定了沒有？』烏筆規道：『想定

了，一切都遵台命。』少度道：『我們就此定了。你回家去，隔幾天我差人來

叫你。』烏筆規道：『現在不接我們去住麼？』少度道：『自然現在還用不

着你們。』烏筆規道：『不錯！天倫之樂，是有時候纔想去享一享，有時候是

用不着天倫的。』少度取出一疊鈔票，檢出一張五塊的，遞給他道：『賞你們

買點東西。』烏筆規接過，自想這時候不妨攔點老子身分出來，竟不道謝一

聲，點了一點頭，轉身拉了烏老婆子就走。

少度向芳湘道：『最要緊的主婚人，我們物色到了。誰來替我們介紹呢？

須得我泣衫去。」芳湘道：「不行！隨便在你的朋友中拉上幾個就算了。這個不比那個有名義上關係。」少度道：「竟是如此辦。我們上順發祥去買兜紗罷。」開車上大街去了。

烏筆規緊緊握住那張鈔票；烏老婆子有主意道：「這薄薄一張紙，防掉落在地上沒見了，我們還是兌了洋錢回去。」烏筆規道：「有理。」到錢鋪子裏去換。伙計拿上手一看，道：「要貼水。」烏筆規道：「是什麼票子，要貼水？」伙計道：「中萃銀行。」烏筆規道：「貼多少？」伙計道：「兩角一塊。」烏老婆子道：「太吃虧。我們別處去換。」走到別處，都搖搖頭不要，沒奈何竟回原店。伙計道：「三角一塊。」烏筆規道：「怎麼你剛纔說兩角，現在又要三角？」伙計道：「鈔票的行情刻刻不同，就在一分鐘裏頭也有高低上落，你現在三角不換，停一會兒，你出三角我也不要了。」烏筆規忙道：「換，換，換！」

伙計給他三隻洋八角銀角，幾十個銅板。烏老婆子道：「吃虧死了。」烏筆規將洋錢角子銅板包在手巾包裏，牢牢抓住，急沖沖走路。

正要轉彎進巷，猛不防烏筆規的腦袋撞在一個人的身上。那人喝道：

「呸！你的烏珠向那兒去了？」烏筆規朝他一看，惡狠狠和瘟神相似，忙道：

「對不起！」那人更怒道：「你撞了我，還要對不起我！媽的毬！」一拳打

來。烏筆規夫婦沒命飛逃，銅板角子散了一地，幸虧洋錢握住不曾落下。那

人兀自不肯休息，隨後要追來。忽然又有一人跑來拉住他的臂膊道：「王得

勝，你和誰打架？」得勝道：「我打兩個老東西。」曹連長，你怎麼會跑到這裏

來？」曹和尚道：「算了罷！回去！」得勝道：「你不拉我，我要打死他兩個老

東西！腦袋撞了我的膀臂，他還要對不起我！」曹和尚笑道：「算了罷！種

田老鬧起北腔來，到底不大像，仔細內行聽見笑話你！」得勝道：「我種怕的

時候，見了大兵，嚇得亂躲亂躲；今日我當了兵，也要叫人家懼怕我，出出怨氣。」
 曹和尚道：「你要找的人呢？」
 得勝道：「我正在此候他上省來。」
 曹和尚道：「傢伙呢？」
 得勝拍拍衣袋道：「這裏有一柄尖刀和一枝勃郎林。」

第八章 父子

泣衫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兩眼望着帳子，默默無語，耳朵靜聽門口一輛一輛人力車拉過的聲音，和化子沿街要飯的哀求聲。隔壁車夫阿二家中一陣哭聲起來，許多隣舍紛紛歎惜道：「車夫阿二死了！可憐！鮮龍活跳的一個人。」
 一人道：「誰叫他忘命的賭！賭輸了拉車，得了車錢又去賭！昨天我見他桑園裏跑進跑出，已不像個人相，到底死了。」
 一人道：「你知道他是什麼病死的？我聽說還是吊死的。」
 一人道：「怎麼性命如此不值錢！」

人道：『被放印子錢的債主逼起來，那有路好走？』
泣衫句句聽在耳裏，一陣煩悶，心想這萬惡的社會，又是一個人葬送在裏頭，幾陣冷風穿窗而進，吹得毛骨聳然。又心想幸虧曹和尚送了我點財物，纔免凍死，但是這類財物，豈我泣衫所當受，要活命，沒法子，攔住良心收了過來，人窮志短，若永遠的如此下去，只怕連我自己還要變做偷兒強盜也未可定。心中十分難過，閉起眼睛想睡，那裏能睡得着？

身旁走近一個人，屁股坐在床上，睜眼看看，是他的妻子許四嫂。

許四嫂身上穿了一套新棉襖褲，笑道：『你看，這衣裳做得身寸合式麼？』

泣衫仍舊閉起眼睛。四嫂推他道：『你看，還有小香也換了一套新衣裳呢。』

泣衫搖搖頭。四嫂笑道：『小雪的脾氣真古怪，他說你爹不穿新衣，他也不要穿，仍舊披着那件破舊袍子上學堂去了。』

泣衫不響。四嫂道：『你這人真是瘋子，沒錢的時候倒不愁，現在得了這點意外的財，可以安穩過冬，反而發呆

了。」泣衫道：「你摸摸我的頭有點發燒。」四嫂道：「不要緊，一點點小毛病，我買了一瓶上好的膏藥，等你同吃。」泣衫冷笑道：「我是酒鬼，別再給我吃酒了。」四嫂道：「我剛纔給你算過命，說你明年要交運了。」泣衫道：「晦氣星不照着了麼？」四嫂道：「妹妹和王胖子快要結婚了。」泣衫道：「與我何干！」四嫂道：「公公很喜歡小雪，昨天在路上遇見，又給了他幾個銅板。」泣衫道：「與我何干！」四嫂拉泣衫道：「起來！淨睡真要睡出病來呢！」泣衫不動。四嫂撲在他身上道：「你藏的是什麼心理，冷清清怪使人難受。」泣衫道：「你也知道冷清清的面孔待人是難受的麼？我問你，你是我的什麼人？」四嫂道：「奇談！你發熱昏了麼？我們二人是夫妻！」泣衫聽到夫妻二字，想同床共被的枕上人，也有這般炎涼狀態，冷熱面孔，不禁起身向四嫂臉上細細的瞧，一陣惡心，哇的吐出一口痰，痰中一縷紅絲，突突的心跳，眼睛一

黑，倒下來了。四嫂着急道：『你吐的是什麼！血……血……血……』

泣衫搖頭道：『不要緊，不會死的。』四嫂道：『我去通知公婆。』泣衫道：『與他們何干，不要去！』四嫂不聽，抱了阿鈴，拖了小香出門，經過車夫阿二門口，見阿二的老婆搶地呼天的號哭，幾個小孩呆呆的坐着，隱隱見裏面一對白蠟燭，在阿二的腳後點着，心想：『若是泣衫一有不諱，我們不也是這個情形嗎？』心中越發着急，走到泣衫的父親畏甫家裏，推門進內。

裏面厲聲問道：『是那個？』四嫂道：『是我。』見婆婆鐵青一隻面孔，坐在堂屋裏發話道：『年紀輕輕的女人，穿條單叉褲子，拖一個，挾一個，跑來跑去，也不怕難看……啊啲！小香，腳不要踏到椅上去！我這裏不比你們家裏，也分清潔醜觀，沒有上下！』四嫂無暇答話，急道：『泣衫在那裏吐血。』婆婆不響，隔了半歇，道：『等一會兒他的老子回來，叫他去看一看。我走不動路，坐車

子沒有錢。剜出心肝培養他幾十年，沒有半點好處給我，也沒聽他背後說過一句有良心的話。罷罷！這種兒子只有自己曉得……啊啾！阿給的尿流了一地板，真正要命！阿媽，你快快舀盆水來沖沖，拿條帶來掃掃啊！」

許四嫂再也不能坐下去，祇好走回家中，兩眼水汪汪的瞧着泣衫。見泣衫睜開眼來問道：「你回來了麼？他們說些什麼？」許四嫂道：「他們沒說些什麼。」泣衫道：「唉！何必去呢！」許四嫂痴痴的立着。泣衫微微一歎，掉下淚來。四嫂知他鬱悶極了，也無可慰解，自思：「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愁窮，僥倖有了幾個錢，又要愁他的病了，我的命何以如此苦呢！」禁不住嗚嗚的哭了。泣衫道：「我又不死，你哭什麼？這點眼淚留着隔幾日用罷！小雪呢？怎麼還不回來？今天下午沒有功課的。」許四嫂道：「恐怕跑到劉老先生那裏去了。」

此刻小雪果然不出他娘所料，正在老畫師劉德生的家裏撲在桌上看德生畫畫。德生笑問道：「你看我畫的什麼？」小雪搖搖頭。德生道：「是一隻燕子。」小雪道：「燕子的尾巴和剪刀一樣，怎麼他不像呢？」德生道：「就依你。」隨加上幾筆。小雪笑道：「燕子，燕子，小燕子！飛過來，飛過來！」德生道：「你歡喜他麼？」小雪道：「怪好看的，自然歡喜他。」德生道：「他雖然生得好看，良心不好，不孝順他的爹娘。」小雪道：「說給我聽聽，怎樣不孝順他的爹娘？」德生道：「燕子在春天的時候，從海外飛過來，在人家的樑上作起窠來，生出蛋，孵小燕子。小燕子孵出了，老燕子飛進飛出，忙忙碌碌，片刻不停，四處尋好的食料，含來給她的兒女吃。後來小燕子長大了，天也冷了，老燕子要回去了，帶着小燕子飛到海邊，要飛過海去。可憐老燕子老了，飛不動了，央及小燕子背他過去，小燕子背起父母，到海中央，覺着喫力，不願再背，就

把老燕子一摔，丟入海中淹死，他們自己逍遙自在，飛到海外去了。」小雪道：「很壞的小燕子，我不要他了，將畫兒拿過來要撕。」德生笑着搶住道：「我畫了半天呢，休撕它。跟着我去釣魚罷。」取過釣竿，走到門外柳樹旁一塊青石上坐下，理過釣絲，沉下去靜靜的候着。雪兒站在旁邊！德生看釣絲一動，疾拉起一尾活跳的鯽魚，在釣上亂顛。雪兒拍手道：「來了，來了！」德生取下魚，順手拔了一根枯草，往魚嘴裏穿過，仍舊放到湖中活水養着，那草的一頭吊在樹根上。

這日雖在寒冬，却有點早春天氣，微風過處，那水上的縐紋如頭髮般細，四面山光倒映湖中，靜悄悄的一個白鬚老者和一個童子，此時好像世界上除了他二人以外，沒有別人。隔了一會，侃甫從城裏回來，站在祖父身後觀看。

德生道：「侃兒！有什麼新聞沒有？」侃甫道：「新聞沒有什麼；我倒親

眼看見一個極蠢極蠢的鄉下女人，說了幾句蠢話，倒是回過味來極冷峭的。」

德生道：「什麼話？」侃甫道：「一個鄉下人帶了他的女人進城，這女人從來

沒有到城裏來過，那男的告訴他道：「到城裏去，你緊跟住我走，你失散了；萬一失散時，我頭上有一條小辮子可以作記認，城裏人多沒有辮子，你祇要看見背後有一條辮子的，就是我了。」女人會意。二人進城，鬧市中一擠，果失散了。

那女人留心找背後有辮子的，居然有一條辮子在前面走動，急趕上去一把拉住道：「當家的，我在此。」那有辮子的人一回頭，乃是滿臉鬚髯鼻架眼鏡的一個老頭子，何嘗是他的男人，氣得對女人大罵。路上人也笑起來。女人總

拉住辮子不肯鬆手，道：「你明明是我的丈夫，怎麼一到熱鬧場中，面貌就變得這樣快呀？」這句話粗聽極無道理，一想起來倒有回昧。」德生微笑不語。

侃甫又道：「我走過一家西服店，櫃臺上一塊直豎招牌，寫了四個字，真可笑極

了。」德生問何字？侃甫道：「他寫的是『上國衣冠』四字。我恨不得在旁邊也加上四個字『淪于夷狄。』」德生歎了一口氣。

德生問雪兒道：「你纔罵很壞的小燕子，我倒要試問你一聲，我們人是好的，還是壞的？」小雪道：「人本來是好的，越老越壞了。」德生侃甫笑問道：「這是什麼原故？」小雪道：「你看，將遊在水裏快快活活的魚，生生的釣了起來，要殺他，要吃他，豈不是很壞麼？」德生伸伸懶腰道：「如此說，我不釣了。侃兒，你來罷。」侃甫接過釣竿。

德生拉了小雪的手，慢慢沿河散步，問道：「小雪，你看春天好或是冬天好？」小雪道：「冬天好得多。」德生道：「何以呢？」小雪道：「春天花兒雖好看，不久要落下來，遊耍的人雖不少，太多了無味，反不若今朝我們三個人靜悄悄的看看望望，這個地方如同我們家裏一樣，別人沒分的了。」德生道：

「你這孩子思想奇特，言語之間，未免孤冷，不似孩子們說的話。我和你說，春天好得多呢。你想：一片燦爛的花朶，綠綠的柳條，青青的山色，湖上呀呀呀的船，岸上來來往往的人，多少有趣，如何反說冬天好呢？」小雲道：「這種有趣多是靠不住的：花朶兒柳條兒長得太好看了，有人要採他；搖船的搖得滿頭滿臉的汗，他一點不覺得快活；遊玩的多是來趕熱鬧，夾着些賣吃食耍貨，挑擔拉車；我見了害怕，不敢再到你這裏來了。」

遠遠的鐘聲：鐘：鐘：響了幾下。

小雲跳道：「好聽！我要去看看。」

德生道：「遠哩！是那壁山裏發出來的。」

小雲道：「好像是水裏出來的聲音。」

德生道：「你如何歡喜這聲音呢？」

小雲道：「這聲聽到耳朶裏，像煞

打一個寒噤，睜着的人會驚醒過來。」德生道：「你的爹爹到這裏來麼？」

小雲道：「我爹爹在夜間常到這裏來看月亮，我跟着他……老爹爹，你歡喜月

亮呢？歡喜星呢？」德生道：「你歡喜什麼？」小雪道：「我歡喜星。」德生道：「何故？」小雪道：「月亮缺的日子多，圓的日子少。星雖小，總是滿圓的，不同月亮一樣。我歡喜這幾百顆小星。」德生道：「月亮不缺，越顯不出他圓時的可愛，令人捨不得。不但月亮如此，天下事莫不如此，有缺陷的時候，有圓滿的時候。我們做人，有時覺得苦惱，有時覺得快樂，若是永久快樂，這快樂也沒有什麼趣味了。」小雪道：「我看我爹只有苦惱的日子，沒有快樂的日子。」德生道：「這是你爹的生性如此，不能改變的了，所以我勸你不要學你爹的樣。你愛冬天，不愛春天，愛聽鐘聲，愛靜靜的游玩，愛看小星，這種脾氣都不是孩子們所應當有的，將來長大，又是泣衫第二，自己尋苦惱，那苦惱的日子自然壓下來了。」

二人正語，忽見前面一個人急急走來，一不留神，被石塊絆了一交，仆通跌

到水裏。德生驚喊道：『有人落湖了！』拉小雪跑過去。那人掙命攀住岸上，拖泥帶水爬了起來。德生認得他，道：『噢！你是高牧師！』小雪也認識他，道：『這是常常到我們學堂裏來講道理的高先生。』高牧師爬起，喘了半天，水淋淋兩隻脚。侃甫聽見祖父喊聲，也丟下釣竿跑過來，一看笑道：『你今天要登天國麼？』高牧師不答話，四處亂尋，嘴中連道：『我的聖經呢？』半晌尋不着，跌脚道：『完了，完了！』小雪眼快，看見那邊石板上有一本皮面金字的書，過去撿來，遞給他，道：『是這本麼？』牧師道：『不錯，是的！』急急翻開來看，裏面端端正正夾着幾張十元的中國銀行鈔票。高牧師笑道：『我有一個皮篋被偷兒扒去了，自後永不帶那牢什子。我們出門時聖經總要隨身攜帶，所有鈔票盡夾在裏頭，托上帝給我保管，自後永沒有出過一回岔子。今天我往鄉間去傳道，順便收幾筆賬，路走多了，一不小心跌下去。你們想，我人

跌成這樣，這本不能褻瀆的聖經，竟是絲毫未曾受損，端端正正在石板上，這不是上帝的靈感麼？」侃甫道：「你已跌得如此，怎樣回去？我替你喊輛車來。」

高牧師搖頭道：「上帝命我到世上來，是差我服務人，並不要人來服務我。車子不要坐，我有方法。」索性將鞋襪全脫去，赤着一雙腳，牢牢挾住一本聖經，提起袍子的四角，踟躕踟躕的走了。

侃甫笑道：「這人倒不會淹死。」德生道：「若是今朝淹死，倒成就了他，省

得再在世上現眼。」小雪道：「高牧師看我們時，瞪起一雙大眼睛，怕得很；見了外國人，又是很會笑的。外國師母們常常對我們說：「你們做人要看他的樣子！」」侃甫歎道：「基督教的勢力真是可怕啊，他們不論什麼地方都要去試試。」小學堂學生懂得些什麼，他們除了正經課目不教，天天盡教他們念上帝，令他們自然而然的養成一種根性，長大起來自會入其彀中，不費絲毫氣力。

小雪爲什麼還要往這類學校裏去讀書呢？」德生道：「我倒忘了這一着，這學期的費用還是我去代他繳的，下學期決計不令他再入這慈宗學校了。」

侃甫道：「當初准他們入內地傳教以後，就慢慢的藉着教會的名義，開醫院，設學校，化名置產，放債收利，買古董，搗地皮，欺壓鄉愚，包攬詞訟，無所不爲，結果鬧成了一場拳匪之禍。自後那醫院學校越發達了，他們就借這兩個機關拚命灌迷魂湯於社會上的中級分子，收效甚大，得意極了，無處不設醫院，無處不開學堂。我總怪中國人何以自己有好好的醫院不去，自己有好好的學校不去，單偏信外國人，這是人心自戕，不可救藥。麻木的政府又不曉得收回教育權，任意的放棄。日本何等利害，不准外人在學校傳道；若要設學校，要照他們教育部的章程辦，使他們無技可施。我們試想：他們本國每年化了如此的鉅款接濟這班洋和尚到中國來，說是要救我們中國，天底下那有那般便宜的

事！他們到中國來，不避艱險，不怕辛苦，窮鄉僻壤都要去走，四散分佈開來，第一學中國的語言，和中國人來往，揣摩中國人的脾氣，內地無論什麼地方，一切山川情形水土風俗，被他們調查得清清楚楚，而且各人都帶着一口內地語言回去，等到大家回去一報告，我們中國二十二行省的內部狀況完完全全暴露出來。他們知道中國的詳細，還比中國人自己知道的多，試想可怕麼？現在他們又改變方針了，見教育方面已著成效，一轉而向軍隊方面，勞工方面進行了。若在此兩方面力量一厚，後患何堪設想！

德生道：「然則基督教是很壞的了。」

侃甫道：「基督教的本身不能說完全是錯的。他們利用基督教來作一種侵略的工具，這是我所根本反對的。」

德生道：「你在外國的時候，也見他們對於基督教有如此的狂熱嗎？」

侃甫道：「那有這回事，不過幾所宏壯的禮拜堂，進去的也都是背時的人物，——老年人和非知識階級一類人，——他們

也多承認是迷信，不過沒事做，借此消遣身心，與我們中國人之對於菴觀寺院的情形一式無二，那有如此大張旗鼓，當作天大的事！」德生道：「他們雖天天教人爲善，內幕的黑暗，沒有人去揭破他罷了。他們說不要吃酒，就我所知，牧師中吃酒的很有。他們說不要納妾，教徒中討小老婆的，豈無其人！對待教友顯然分出貧富的歧視。日日要人捐錢給他們，拿來裝飾禮拜堂，而對於慈善救人的事業，何曾聽見各地教會聯合起來有過一番轟轟烈烈的舉動呢？」侃甫道：「尤可笑的，這次國際交涉，他們偏要起來夾在裏邊，搖旗吶喊的附和反對。他們是修養靈性的人，要入永生天國的，怎麼這番對於政治又如此熱心起來？唉！他們的手段，也不得不使人佩服其利害。他們知道這次交涉的結果，若是一朝破裂，建築在帝國主義上的教會也根本無立足之餘地，所以急急起來打電報，說公話，先博得一部份國人的同情，希冀將來國交雖然惡劣，

教會仍可活動，不致功虧一簣，這是何等見機的動作！他們裏面實在也有目光遠大的人才，不過這種人才何以斤斤于此中求發展他的能為呢，使我不得不追恨這班教會小學校了，在幼年的時候，已種成這種習性，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則長大起來，任是如何地位，上帝的天恩是永遠不能忘記的。即有個中翹楚，也祇能大胆說幾句教會要改良，不敢根本反對教會的成立，試想這魔力何等的利害！

德生聽了侃甫的議論，不住的點頭，不禁長歎一聲道：「滅國要滅種，但滅種二字談何容易！就拿這一種僞飾的救人面目來滅我們的心，任是如何武力的侵略，經濟的壓迫，總敵不過這個手段的可怕！」

小雪呆的聽了他們半天，至此纔說道：「我要回去了。」德生道：「啊！你忘了你。」時候果真不早，我送你一程罷。」此時天色已黑，四顧蒼茫，一片夜景沉沉，如陳死人長夢一般。小雪指着路旁道：「好似有一個人蹲在

那裏。」德生道：「不是人，是一個墳墓。」小雪道：「我看像一個人蹲着。」

德生道：「你怕麼？」小雪道：「我不怕。」此刻墳裏的鬼一定歡喜晚上好天氣，跑出來耍耍。

這麼有趣的夜間，我也歡喜同他一樣在此地頑一輩子呢。」德生道：「唉！這是什麼話！」

小雪走過墓前，定要去仔細看一看，德生拘他不過，隨着他去。

小雪走到墓口，笑道：「果然沒人。」用手摩挲墓的四周道：「這裏面是男的？」

「是女的？」德生道：「這是荒塚，又沒碑，那裏知道？」

「去罷。」小雪突然道：「老爹，我歡喜在這裏造間屋子住，離你家近，你可一天到晚的看着我。」

德生道：「你到我家來住就是了，何必到此地來？」

小雪指指墳墓道：「這裏面一定是我認識的人，夜間你返家去，他可以出來伴我。」

德生拉他道：「你瘋了，這是鬼呀！」小雪道：「鬼又什麼了，鬼難道不和人一樣嗎？」

我睡着的時候夢見許多人，醒來告訴媽媽，她說是鬼。

我在夢中見這班鬼，都是很和氣，很愛我的。」德生拉他道：「去罷，去罷！這孩子今天的話說得衰瘋極了。」小雪流連着不忍走開。德生哄他道：「你爹爹你不着，急得哭了。」小雪聽見提到他的父親，急忙走道：「正是，我要去看我的爹爹呢。」到城門邊，德生站住道：「你當心回去罷，仔細跌交。」小雪道：「老爹，你回去了麼，我別過你了。」德生不答他話，轉身回家，一雙老眼不知不覺合着兩泡眼淚，默默而去。

第九章 兩種夫妻的結果

一家大旅社門首，亂烘烘人進人出，包車的鈴聲，馬車的喇叭聲，叮噹噹唧不絕。幾個華裳美服的少年，襟上佩鮮豔的花，粉紅的緞帶，緞帶上寫「招待」二字，見有客來，鞠躬引導。旅社門口高搭綵結牌樓，牆上一塊紅漆喜牌，上書

『王府喜事』。遠遠軍樂洋洋，一輪簇新油光的馬車披拂五彩，慢慢行至。霎時間，裏面電火通明，人聲嘈雜，擠出兩個西裝少年，兩個妙齡女郎，將馬車內一個矮而胖的王少度，一個媚而嬌的張芳湘迎了出來。

少度裹了一身燕尾服，戴上一頂大禮帽，一隻手挽住芳湘的臂膀；芳湘頭罩兜紗，霞色衣裙，前面兩個小女孩提着一對花球，後面兩個小女孩托住兜紗，在一片樂聲中，由甬道走入禮堂。堂上國旗飄揚，花彩繽紛，觸目盡是喜幛喜聯。當地安放一張大案，案上罩着檯布，一對大花瓶，滿插鮮花，一張婚書，一盒印泥。司儀員按照秩序單，一條一條高聲報唱起來，只聽得唱道：『主婚人就席。』引導員從邊廂裏帶進一個老頭子，緞袍緞褂，滿嘴鬚髭，一架大玳瑁墨晶眼鏡，搖搖擺擺走到座前，雙拳高拱，向四圍團團轉了一圈，然後在交椅上坐下。旁座女賓中有一個乾黃面孔的老太婆，伸長了鵝頸頭看了得意非常，笑

得合不攏口。

司儀員又一條一條的唱下去，在場諸人盡照他的說話行事。一時又聽

得唱道：『主婚人施訓詞。』那老頭子走到正中，拱手喊道：『我有一個兒子名

烏少度，今日和張小姐結婚。我這兒子是大公銀行的行長，張小姐是撒母里

亞女學校的學生，今日眼見這一對佳兒佳婦成此百年大禮，但願他二人將來

養下許多烏子烏孫。』糾儀員急拉他的後襟道：『王……王……王……』老頭

子改口道：『王子王孫，替王家傳宗接代，也不枉我們二老一番培養的苦心。』

指指剛纔伸着頭頸瞧的老太婆，那老太婆越發得意了，幾乎發癲。老頭子接

着說下去道：『可是盛筵難再，勝會無常，我烏筆規忝爲人父，轉眼道場一散，告

退乞休，思想起來……』糾儀員聽得太不像話了，上來硬拖下去。

來賓中詫異道：『怎麼王老太爺的大號是三個字的，又是什麼忝爲人父，

什麼道場散了？」一人道：「大概他老人家有點神經病，得意過分了，說話忘其所以。」氣得少度暗暗跺腳，罵那班辦事人不力，讓這瘋老頭子噉了半天。一時禮畢，將少度芳湘送進臨時的洞房。少度諸事不管，先吩咐：「快請老太爺、老太同公館去照管。那裏僕人盡是靠不住的。」當差的連聲稱是，過去請他們。兩位老頭子老婆子齊聲道：「怎麼就要我們回去了，連喜酒多沒得嘗一口麼？」少度走過來朝他二人白眼，二人有點害怕，不敢不去，低頭走了。少度還命令道：「請老太爺、老太坐馬車回去。」這裏擺上筵席，賓客暢飲，王少度張芳湘的關係總算就此圓滿解決。

旅社的樓上，有三個人憑欄立着，看王張結婚，正是慈宗小學校裏三位教員。何友仁向邵貞如沈蘊莊道：「你們看這種結婚有趣麼？」蘊莊道：「這類婚約的成立，十有九是以金錢爲基礎，將來恐怕靠不住。」友仁道：「不僅

將來，我料眼前就難說。你看新娘滿臉怒氣，一無喜容，決不是以這次婚姻爲

滿意的。」貞如道：「我彷彿在那裏見過那個胖子。」友仁道：「你忘了麼？

從前你我游湖那天，看見一羣娼妓纏住他，還笑話他呢。」貞如道：「正是他。

唉！可惜一個清白的女學生，被他陷害了！」友仁道：「有幾個能夠不被金

錢陷害的女學生呢？現在社交公開纔是初步，男女兩性的交際，一點經驗多

沒有，往往流弊無窮。所以我主張索性性解放，不必什麼結婚，祇要將這個慾

字解決，就算了。」靄莊道：「你總喜歡談這種高調。天下能有幾人如我們

這樣的締結同盟，一無利害衝突麼？」友仁道：「這就全仗我俾士麥合縱連

橫的本事了。」靄莊道：「不害臊！你算有本事麼？有本事，昨夜也不如

此了。」友仁哈哈大笑。茶房來請吃夜飯，方回進房中。

這時廳上猜拳的聲音沸反盈天，內中還有許多嬌聲滴滴，乃是客人中有

人發起叫了十幾個局來陪酒，故此大爲熱鬧，你推我挨，嘻嘻哈哈。芳湘正換

了一身西裝，和女友們飲酒，聽見廳上如此熱鬧，有許多人擁出去看，她也跟出

去看，賓客中有被婊子灌酒的，俏罵的，動手在頭上劈劈拍拍亂敲的，不禁大怒，

走進去站在正中，高叫道：『姊妹們！』大家正亂着，忽見新娘一身洋服站在

當廳，霎時聲息全無。芳湘道：『姊妹們啊！我們女性何以要如此墮落人格，

自居于何等地位，這班男子誰不是以你們爲玩物，你們還自命得意！』一個

婊子心想要道：『我們是以男子爲玩物的，她反說我們被男子玩弄，這話有點不

服。』芳湘道：『唉！我也原知你們因生活問題不得已而出此；難道捨此以

外沒有別事可幹嗎？我國之所以不強，是由于男女不平等；男女不平等的原

故，是由于女子自己承認爲男子的奴隸，甘居于下。這種奴隸性的表現，尤其

是你們一類的娼妓。假使世界上沒有你們，男子亦不致完全看輕女子，侮辱

女子到如此地步。今日此地是文明結婚的場所，提倡男女平等自由戀愛的會堂，你們這羣狗男女竟有如此行爲，侮辱我神聖的所在……少度呢？」少度跑過來。芳湘叱道：「你是西洋留學生，連這一點道德都不知道！你快請客人們另尋娛樂的方法，將這班無恥的女人趕出去。」少度諾諾連聲。叫衆的幾個局不待他驅逐，早已一個一個溜之大吉。衆人大覺沒趣，多說：「吃飯罷。」吃畢，蜂湧而去。

女客中最後走的就是許四嫂。她今日見妹子如此結婚排場，好不風光，想起自己的丈夫泣衫窮了半世，現在直挺挺病在床上，不知禍福，小雪又病，要和妹子談談，礙着她今日大喜的日子，又有賓客在座，家中苦情難于出口，祇好悶悶的瞧着熱鬧。芳湘也不大理她，等她走的時候，祇淡淡說了一句道：「改日到我公館裏來。」四嫂拖了一個小的，抱了一個小的，窮氣滿身，雇一輛街

車回家。

153

雪 小

男客中最後走的，是住在白龍坊金公館的金倉齋大老爺，烏筆規先生的令婿，現任安節縣知事，特誠由任所上省來賀喜，到時已晚，婚禮早已行過。倉齋十分客氣，說來得太遲，實在荒唐，延挨着最後走。少度見他祇有一人在座，就坐下來和他談心，道：「我見你如此美缺，令人垂涎。」倉齋道：「亦不過幾萬而已，沒有什麼趣味。」少度道：「寶眷多在任嗎？」倉齋道：「多帶在身邊，可惜我的花姨死了。」少度道：「可惜！可惜！很伶俐的，我也見過。」倉齋道：「幸虧她死後，房中還留下一人，也可以聊解寂寞。」少度道：「又納了一位尊寵嗎？」金屋藏嬌，我還未曾賀你哩。」倉齋笑道：「這人不是娶來的，是偷來的。」少度笑道：「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老兄將偷未偷之時，這風味如何？」倉齋道：「人呢，還不錯，惜乎來自田間，有點

土氣，是一個種田老的妻子；然而人頗憨態可掬，令人可愛。」少度道：「老兄的巨眼賞識，當然是不錯的了，只是他的丈夫在麼？」倉齋道：「有。」少度道：「這恐怕不妥罷，萬一向你理論起來，怎樣？」倉齋道：「理他呢！一個鄉下人做得出甚事！」少度搖頭道：「到也不能如此說。」倉齋笑笑，不以爲意，立起身來要行。少度也不留他，送他出門，坐上車子，拱手再會。車夫拉起車子，轉了幾灣，猛不防斜刺裏搶出一人，舉起一枝手鎗，咬牙切齒道：「找着你了。」拍拍幾響，全中要害。倉齋登時倒在車上，滿身是血。車夫丟下車子，飛奔逃命。湊巧此地是冷僻的地方，夜深一無行人，那放槍的人將槍丟下，還走近前來摸了一摸，冷笑幾聲，揚長走了。有幾家靠街樓窗中燈火未息，聽見槍聲，推窗一看，喊道：「殺了人了！」纔見警察走來，一看已沒命，忙吹叫笛。一時聚攏七八個警察，四面一望，除死人外，一無別人，沒奈何祇好報廳裏收屍待驗，招

露屍親；一面找着車夫根究兇手的下落。第二天滿城多曉得安節縣的知事金章被暗殺身死。

兇信報到縣署，金太太諸事不做，首先打發愛嬌回家，說：『這不是老爺在世堂堂皇皇收入房中的人，留在家裏算個什麼東西。』立逼着動身。可憐愛嬌懷着一個將有十月的胎，也不知是倉齋生的或是王老大的，祇得含着眼淚，打起包裹，出了縣衙門，自奔頭路。

安節縣城外三里路，有一座小小市鎮，地名歸村，有一條河道直達省城，一日可到，坐的並不是什麼淺水汽輪，僅僅有幾隻漁船，脚划船，還有兩隻公共，可以乘坐的航船，化一角八十大錢，就可以安然旅行了，這還是快班呢；若是慢班，祇須一角小洋。有一日，歸村開到省城的一隻慢班航船，正在將開的時候，那艄工站在船尾上，執着一面小鑼，鏗鏘的敲，這是招呼客人下船的記號，果然

陸續有人背包裹雨傘下船。不多時，船艙擠得滿滿的，內中有個客人不耐煩起來，發話道：『喂！船老大！你這隻船到底要載多少人？』老大道：『客人下船，我們統要搭的，多少人沒有算過。你要舒服，到家裏去坐。』一句話惱了又一位客人，道：『據你說來，客人多少不管，船重風大，出了危險，那一個來保？』有一個搖櫓的白斜着眼道：『你嘴吧放清楚些，有什麼危險不危險！我們船家遇着這種話頭是犯忌的！』客人罵道：『放你的屁！你既曉得危險是犯忌的，你爲什麼不管死活，載客如載豬一樣，滿裝了一船？』拿着篙子的一個船家道：『好了！不要鬧了！開船罷！』一篙將船點開，登時船身晃蕩起來。岸上忽然又有大聲喊道：『慢些！讓我也搭了去。』船家不理，自管搖櫓，岸上的人一直跟了半里路，艄工道：『讓他搭了去罷。』將船靠岸，走下一個滿嘴鬚髭鼻架大鏡的烏筆規，一屁股在船前艙坐下，滿頭是汗，將一隻大袖子當

扇子扇着，口中自言自語道：『要省幾個錢，衙門裏的轎子不坐，乘坐這隻斷命航船。』船中一人朝他瞪了幾眼道：『這隻船是不會斷命的。年紀老的纔快要斷命哩！』烏筆規被船頭風一吹，冷熱不勻，登時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咳嗽起來，一口一口的綠痰，望船板上吐。船裏人都別轉頭不願朝他看。他還不識趣，一摸煙袋煙沒有了，向對坐的討些旱煙呼呼，對坐的不理他。烏筆規歎道：『爲人在世，少不得一個靠山，若是小婿在日，誰敢不奉承我！』對坐的問道：『令婿是那一位？』烏筆規道：『就是出缺的金知事金大人。』對坐的道：『啊呀！可惜已死了；不然，你老人家倒是穩穩的一個老太爺呢！』烏筆規擺擺頭道：『自然！』一個尖嘴的客人笑道：『現在陽世上雖然沒得做老太爺，陰世裏早已記上你這位老太爺的名號了。』

岸上又有聲音叫道：『我要上船。』乃是嬌滴滴的女子。船老大連忙

學着他的細聲答應道：「呸！來哉！」船裏客人笑罵道：「紹興人搖船的賊脾氣，見了女人總是這付怪相。」那先前反對人多的客人，聽見岸上是一個女人要搭船，也不響了，讓她走下船來。那女人生得一臉媚相，凸起一個大肚子，朝烏筆規一看，叫道：「烏老太爺！」烏老太爺睜細了一雙老眼，在眼鏡裏躲着靜瞧道：「阿呀！你是愛嬌！真難得！又來和我一塊兒坐。」

一個客人道：「這老頭懷着好心，要弔膀子了。」一人道：「愛嬌！愛嬌！好一個漂亮的名字呀！」

愛嬌道：「烏老太爺不到衙門裏幫忙，為何跑到這裏來？」烏筆規道：「喪事完了，沒有我的事，我的女兒，你的太太說：『你可以回去了。』我只好回去。如此大的場面，我是至親岳父，油水也不讓我沾些，真正太利害了。」愛嬌道：「可不是麼！電報到的第二日，一清早太太就力逼我走，不准片刻停留。」

我想我又沒有什麼過失，爲何如此不容我，害得我無處投奔？」
烏筆規道：

「你沒處投奔，跟着我到我家裏去住。」船裏那個尖嘴捉狹鬼又笑道：「好

嗎！滿肚皮的子，倒是一條應時的黃魚。」烏筆規忙向河裏尋找。愛嬌道：

「老太爺，你尋什麼？」烏筆規道：「我尋黃魚。」衆人通笑了。愛嬌低低

道：「他們笑話你呢。」

岸上又有一個粗魯的聲音連喊道：「船家！停停！」船工道：「客人多，

不靠岸了。」岸上人罵道：「放你媽的屁！你不靠岸，老子用石塊打你！」

一方一方的大石塊向船頂直擲下來。船裏人慌道：「這野東西，讓他在船頭

上坐坐罷，左右無人，闖了禍不是頑。」船工沒法，將船搖近岸。那人一翻身

跳下，一個頭剛望裏鑽，與愛嬌打了一個照面。愛嬌不見則已，一見大叫道：

「阿呀！」忘命的向槍門鑽出。那人也大叫道：「阿呀！」一咬牙拔出一

柄鋒利的尖刀，向愛嬌身上直刺下來。愛嬌半個身爬在船舷外面，背上猛着一下，啞哨一聲，翻身倒入河中去了。這刺愛嬌的人，就是當兵打仗的王得勝，鎗殺金倉齋的刺客，愛嬌的嫡親丈夫，種田的王老大。

烏筆規見殺了人，不禁書獸子性發，一股義憤填胸，當仁不讓，撈一撈大袖，抓住王老大的衣裳道：「捉兇手！」王老大一柄尖刀被愛嬌帶入河中，一桿勃郎林刺倉齋時已丟棄了，手無武器，也祇好和烏筆規掙扎。烏筆規用盡平生氣力，抓住不放，加上滿船的人多站起來，喊道：「捉住兇手！」船身斜了，艙工急叫道：「媽呀！船要翻了！」衆人正亂着，誰理會得。一個搖船的疾忙取篙來撐，那裏來得及，船身直往西倒下，客人立不住脚，一同順勢而倒，齊發一聲喊，咕嚕嚕一陣，水上起了一個大浪，船底朝天，船客落水。船家都會泅水，一個個泅到岸上，撈救衆人，却多救起，內中祇少烏筆規王老大愛嬌三人。隔了

一天，在下流頭發現他三人的屍首。來了一個軍官，就是王老大的直接長官曹連長，帶了幾個弟兄，將王老大和愛嬌齊齊撈起，買了兩口棺木盛下，揀了一塊坟土，將棺木雙雙放下掩好，吩咐衆弟兄回去，朝着坟道：『你倆生前做了一對併命鴛鴦，咱偏要合你們在一塊兒修修來世罷。』拜了兩拜，將軍衣軍帽皮靴指揮刀一並脫下，丟入亂樹叢中，露出一個光頭，一件破直裰，仰天狂笑道：『我仍舊做我的和尚去了。』

最倒霉的是烏筆規，沒人認識他，也沒人打撈他，兀自四肢朝天在水面上杌着，滿身浮腫，正如烏鼈大龜一般。單可憐的是烏老婆子，自從丈夫往安節縣料理女婿的喪事去後，左等也不回來，右等也無消息，起起牙牌數，不上不下，求求灶君懺，不吉不凶，每日裏早祝晚禱，只落得珠淚偷彈，兒夫終不能見面了，此一生罷了。她想起那日與烏老頭子充任王少度的父母那場榮華富貴，雖

然霎時成空，還覺津津有味，一時興起，要再去尋王少度。

不知王少度娶了芳湘，一帆風順由大公銀行調到京都，轉眼又派他出洋考察財政專員，帶了芳湘，好不高興。芳湘已不讀書了，死心塌地跟了少度做太太，從前當女學生時一股驕人習氣，果不出少度的計畫，慢慢用水磨工夫，磨得她一點鋒芒沒有，倒成了百依百隨的好妻小，甘心受少度的擺弄，她若想起結婚時對妓女一番演說，一定要自己不相信自己呢。人說「丈夫有錢妻榮耀」，這是外面表表威風的話，骨子裏若是丈夫有財有勢，那做妻子的那敢不低首下心，博他一百個歡喜麼？這就是金錢戀愛的一幕，所以最便宜的是這位王少度先生。俗語說「矮子矮，一肚乖。」相書上說「胖子多福氣，你想這麼一尊人物，仗着他乖巧的心思，居然懷抱嬌妻，無往不利，這風聲的話，雖是無稽之至，不值通人一笑，也未嘗不可以資為談助了。」

安節縣的後任，就是從前和倉齋遊包山，訪霞泉和尙，在虬龍石吟詩的孫吉甫，帶去一個幕友是何老六。倉齋的包車夫阿福，號房錢陞，跑腿的小厮小牛兒，都投奔在王少度的門下。錢陞學會了烹調西餐，阿福升充隨身聽差，小

牛兒年輕，學了幾句洋涇浜，高高的做了三等隨員，一齊跟着少度出使西洋。

開心煞不過的，是胡阿牛已成了老封翁，劉德生畫師代還高牧師的五十塊早已清償了，無憂無慮，清晨在村上小茶店裏泡一壺茶，海闊天空說一會，衆人沒有不附和他，早忘了他是種田的胡阿牛。那高牧師一月十幾騎的來拜望，請他上禮拜堂去。胡阿牛不拒絕，也不答應，只是笑笑。後來高牧師拿出捐簿，請他捐錢。他答應了五十塊，說道：「讓你再找一個胡阿牛去放債罷。」

高牧師此時真個還要放五十塊的債麼？未免淺視他了。他的手下

班替他放零星債的小卒兒，都已休棄不用。葉文通和張桂生不知何故，打上一場架，關在監獄裏了。他的理財手段，和銀行老板王少度不相上下，蓋起三層樓洋房，進門一大塊草場，登堂是軟絨的地毯，夏備電扇，冬有汽爐，每日清早叮叮咚咚的鋼琴和讚美的詩歌從三層樓的洋房裏抑揚頓挫的發出來。牧師當晚上睡覺的時候，總將這本皮面金字的聖經妥妥當當必恭必敬的安放在枕頭底下，聖經中總夾着幾張鈔票，不過這鈔票已由中國銀行而外國銀行，鈔票上的數碼已由十塊而五十塊，而一百塊，上帝也替他越保管得上勁，他也越看他的這本聖經作爲唯一的生命。不過他傳道的時候說『有錢的人要進天國好比駱駝要鑽進針的屁股眼。』將來倒要看他鑽鑽這個屁股眼了。

拉拉雜雜的寫到此處，已放論到幾年以後的情形，不覺忘記了眼前極應敘述的事。趕忙縮回筆鋒，來寫出當那王少度張芳湘大婚以後的泣衫和小

雪。

第十章 尾聲

小

劉德生老畫師自從那日送小雪回家以後，接連幾個星期沒見他，自己又患感冒，怕風，不能出門，這日覺得身體好些，慢慢的行至城裏，走到小雪家中，一進門靜悄悄不見人，喊道：「小雪！」許四嫂從裏間跑出來搖手道：「老爹休高聲！泣衫暈過去了。」德生聽見泣衫暈去，也來不及問小雪，忙道：「我到房裏去看他。」跨步進房，見小香靠在床欄上打盹，阿鈴睡在榻上，椅上坐着泣衫的父親畏甫。許四嫂指指床上道：「你看！」

泣衫四肢朝天，昏倒在一張板床上，掛着一頂七洞八穿的帳子，蓋一條破棉花被，險如黃蠟。德生朝畏甫點點頭，彼此無語。泣衫喉間微響，睜眼一看，

床前立住劉德生，掙扎着從被裏伸出一隻枯乾的手來，執着德生的手道：「啊！你老先生來了！我熬住性命在此等候你呢。」德生道：「你睡罷，休胡思。」

泣衫四面一望道：「小雪呢？怎麼我總不見他？這孩子往那裏去了？」

德生道：「正經，我也要問小雪呢。」

四嫂朝他做了一個手勢。泣衫道：「這雪兒是我的愛子，我現在要去了，這孩子實無可托之人，拜煩你老先生將他帶了去，替我教養成成人。」

德生道：「他有祖父呢，我怎可越俎代謀？」

泣衫道：「今天當着我父親在這裏，這是我的遺命，人之將死，其鳴也哀，父親，求你允許了我，將小雪讓他帶走罷。」

畏甫點點頭。泣衫道：「小雪呢？」

德生道：「到那裏去了？」

德生又問道：「小雪呢？」

畏甫裝了個鬼臉，叫他莫問。德生心中好生不解。泣衫道：「殘酷的社會，不能再容留我了。我的畢生希望，完全托付在小雪身上。小雪人還聰明，你老先生好好的帶了去，培植他，將來

替我出口怨氣罷。」四面看了一看，喘着氣喊：「小雪過來啊！你來見我一面呀！」
 德生再也忍不住，轉身向四嫂招招手，到外間問道：「小雪這孩子呢？」
 四嫂哭道：「小雪死了！」

德生大驚道：「幾時死的？什麼病死的？」
 四嫂道：「那天他回家，見他

爹病了，總是不言不語，飯也懶吃，終日縮在他爹腳後流淚哭泣，後來病倒了，不能動彈了。這時泣衫白日神志不清，我忙着照料他，還來不及，那有餘心再顧

到他呢？」
 德生道：「難道不請個醫生給他瞧瞧？」
 四嫂哭道：「這幾個錢

全給他父親醫病醫完了。可憐他死的時候，我正忙着灌泣衫的藥，還不曉得

他已在外房裏送了小性命！」
 德生道：「現在這屍首在什麼地方？」
 四嫂

道：「除來一口小棺材，第二天抬了出去埋在離你家不遠的義塚地上。」
 德

生呆了，耳中祇覺得有「老爹，你回家了麼，我別過你了」的聲音，半歇，長長的

歎了一口氣，回到裏間，朝着泣衫道：「你的話我全知道了。小雪我總去照管他，你放心罷！」哽住喉嚨，再也說不下去，疾轉身就走。經過荒塚，果見小一堆黃土，是個新坟，走過去朝着坟叫道：「小雪呢！小雪呢！怎麼你竟到此地來居住嗎？我在此伴你。你出來啊！看我畫小燕子去啊。依舊笑嘻嘻的坐在我的膝上，來捋我的鬚鬚呀！」說着不禁大哭。

德生回家後，與侃甫說知，侃甫十分惋惜。老年人悲痛之餘，舊病復發，又養了幾天，再往小雪家中時，見素幃飄揚，遺容高掛，兩枝白蠟，一縷殘香，泣衫也伸腿長去了。四顧無人，亦不忍進去。此後許四嫂又是一番歲月，娘家無人，妹子隨夫遠出，難去倚靠，祇好掩了兩個小的，跟着公婆度日，忍受這鐵冷面孔的折磨，要想揚眉吐氣，除非泣衫再生，小雪復活，然而那裏能夠，只好自痛苦命而已。

慈宗小學校裏許多小孩，依舊傍晚時拍着，跳着，笑着，唱着，在草地上圍圍轉。

海明愛文兩個也漸漸忘記了小雪。

何友仁邵貞如沈靄莊三位教員，仍

日日夜夜研究三角戀愛。到是趙升和陳媽竟實行夫婦的結合。

白駒過隙，歲月茫茫，春去夏臨，秋盡冬來，轉眼間小雪一坯黄土，埋沒在蔓草叢中，湖水依舊流着，青山依舊照着，遠遠的鐘聲，兀自一下一下從水面上送來。

此書的作風頗與廢名的真
 法相侔呢！輕鬆痛快的勁
 兒的確使人愛讀不倦呵！
 雖也是社會形色色的那
 一套，可是這創格的筆觸
 似乎超俗而醒目。

——健疑——

集說小作創

蔣光赤著
少年飄泊者
 這是少年飄泊者給友人一封近五萬字的信，述他從前所經過飄泊的歷史，在萎靡不振的羣衆中，可作一種興奮劑。
 定價三角

蔣光赤著
鴉綠江上
 本書八篇，篇篇皆充滿了濃厚的反抗的精神，可以說是代表革命的，向解放之途走的新中國的新文學。
 定價六角五分

超超著
小 雪
 全書近五萬字。書分十章，事則一貫，包涵最近無般社會問題。筆鋒犀利，極諷刺之能事。
 定價四角五分

汪敬熙著
短 雪 夜
 書共十篇，作者深刻的觀察他所見的幾種人生經驗，然後忠實的描寫出來，不雜絲毫批評的態度。
 定價二角五分

張維祺著
長 致 死 者
 這是著者託名給他已死戀人的情書，大體是局中人言，加以哲理的發揮。結尾一轉，尤覺格外發音，悠然意遠。
 定價三角

行發館書圖東亞海上

新加坡式標點符號分段並整理過的

舊小說

海上花	兒女英雄傳	老殘遊記	三俠五義	水滸續集	鏡花緣	三國演義	西遊記	紅樓夢	儒林外史	水滸
(價定)	(價定)	(價定)	(價定)	(價定)	(價定)	(價定)	(價定)	(價定)	(價定)	(價定)
平裝二册一元五角	洋裝四册一元六角	甲種洋裝一元一角 乙種洋裝八角	平裝四册一元七角	洋裝兩册一元三角	平裝四册一元六角	洋裝兩册一元八角	平裝四册二元五角	平裝六册三元三角	洋裝一册一元六角	平裝四册一元八角

全有胡適之先生考證傳序或引論有的有錢玄同先生的序有的有陳獨秀先生的序有的有劉半農先生的序

任 白 濤 譯

戀 愛 研 究 著 名 著 兩 種

—— 戀愛心理研究

斯丹大爾原著

定價七角

原書爲著者本其戀愛經驗加以科學研究的紀錄。取材豐富，譯筆尤力求精審。

—— 近代戀愛名論

定價八角

本書是輯譯加本特愛倫凱倍爾叔本華四家戀愛學說，末加副篇短文數種。篇幅雖不多，但譯者是收集多量的材料而後縮小於一處的，可以節省讀者不少的時間。

上海亞東圖書印行

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三版

小雪

每冊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著者 趙超

印刷兼發行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57